

# 春 秋 怨

孔 另 境

世界書局印行

本叢刊第三集

境主編

春  
秋  
怨

四幕史劇

# 春秋怨

## 人物

魯成公 聲伯 穆姜 孝姬 施孝叔 管肸 郤犇 明兒 小佳 鳳玉 郤錡

---

郤至

中行偃

胥童

夷陽五

長魚矯

晉厲公

清沸魑

老媽媽

魯國軍士侍衛數人

魯國宮女數人

晉國軍士侍衛數人

時

- 第一幕——春秋魯成公十一年  
第二幕——魯成公十七年  
第三幕——同 上  
第四幕——同 上
- 

地

- 第一幕——魯大夫聲伯家  
第二幕——晉大夫卻擘家  
第三幕——同 上  
第四幕——晉魯交界之黃河邊

第一幕



登場人物

聲伯——魯大夫，成公之族弟。

魯成公——魯之國君，名黑肱。

穆姜——成公之母。

孝姬——聲伯之外妹，卽異父同母之妹。

施孝叔——孝姬之夫，魯惠公五世孫。

管肸——聲伯之外弟，魯大夫。

郈犛——又名苦成叔，晉大夫。

護從軍士數人

成公之隨侍數人

僕人

宮女數人

時 成公十三年。某日早上。

景 魯國聲伯大夫家的客廳。十分富麗，上首置有坑座，左右兩面設有椅座，有兩門，一通內室，一通室外。暮啓時，聲伯獨自在踱着，顯着異常焦燥和憂煩。約一分鐘，管肸自內室出來。

管肸 哥哥，我說這事情簡直用不着多煩惱。

聲伯 (怒狀) 怎麼你是說——

管肸 我是說，哥再煩惱些也沒有用。

聲伯 那末你的意思要我答應他們這種過分的要求？

管肸 除這以外，還有甚麼別的法子呢！

聲伯 (決斷地) 我是打算拒絕他！

管肸 拒絕？

聲伯 爲什麼不能拒絕？這事情太侮辱我了，也太侮辱咱們魯國啦！

管肸 但是你忘了咱們的國君剛從他們那裏回來(稍停)而且是不光榮地回來！

聲伯 正因爲他們侮辱了咱們的國君，把他留住了半年多，硬逼主上送他們景公的葬，你知道這是

一樁多麼大的侮辱！

管肸 這事情我倒不大明白。



聲伯 照理，一國的國君是不能送別一國國君的葬的，這次景公下葬的時候，別國的諸侯都沒會來送葬，偏強迫咱們的主上去送，你想這不是故意要侮辱咱們魯國公？

管肸 這果然可惡得很！

聲伯 而且又強迫主上訂了這種條約回來！你想，咱們要是再答應他們的一個大夫這種無理的要求，咱們還像什麼國家！

管肸 可是哥哥得想一想，這個卻犢不是一個普通的大夫！

聲伯 我知道，他是晉國的三卻之一，除了厲公就算他們卻氏最有威權。可是咱們也不能不顧一點自己的體面呀！再說，卻犢總不能奪人之妻，這不是禽獸的行爲麼？他要是願意娶旁人，我都可替他辦到，要娶姬妹是萬萬辦不到的！你不要忘了她是你的親妹妹啦！

管肸 我並不是願意答應卻犢這種無理要求，我是爲咱們魯國着想，這次他來咱們魯國原是來換盟的，要是爲了這件事不遂他的心，一翻臉，盟是結不成了，而且即刻會向咱們動起兵來，那不是糟了麼？

聲伯（決然地）我不能管那麼許多，我不能答應，我一定不答應他！

（僕人匆匆自外入）

僕人（向聲伯）國君駕到！

（成公隨入，後隨數護從。）

成公 你們弟兄都在，好得很！

聲伯 陛下是從宮裏來？

成公 （親熱地）別這麼稱呼了，我們都是自己弟兄，不必太拘禮纔好！

聲伯 是大哥。

成公 胖弟在這裏和你哥商量什麼事麼？

管肸 是的，大哥。我們是在商量怎麼對付卻孳。

成公 是呀，我也是爲這事來的，我今天早上又到宮裏來見我，問我能不能答應他昨天提出的話，我猶豫了一下，他就不樂意起來，說今天就得動身，要是不答應的話——

聲伯 不答應他怎麼辦？

成公 他說要是不答應的話，那末兩國也別想再訂什麼盟約了。

管肸 （對聲伯）哥，你看，我知道他一定來這一手！

成公 怎麼，你也這樣猜想麼？

管肸 我剛纔已經跟哥哥說了，卻孳是不好惹的，他既已決心要姬妹，怕就沒有方法可以拒絕他。

聲伯 哼，真太氣人啦！世上有這種禽獸不如的東西，竟要搶起人家的有夫之婦來！

成公（玩笑地）那也怪咱們姬妹長得太美了一點。

聲伯 大哥，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我們要是答應了他這種無恥的要求，別的國家知道以後，豈不要把咱們魯國的顏面丟盡了！再說，這事情怕姬妹也萬萬不情願的。

成公 你的話也許不錯，不過要是一想到這不答應的後果……

管肸 是的，大哥的話不錯，所以我剛才也正在和哥哥辯論這一點，哥哥說……

聲伯（惱怒狀）不用你多嘴！我的看法和大哥的看法有點不同，我是以國家體面和禮教義理爲重，其他利害可以不必多所顧忌。要是晉國竟爲了一個婦女動起兵來，那簡直是師出無名，咱們一定能夠獲得其他國家的同情，那時候，咱們魯國果然敵不住他們，也許能夠獲得其他國家的援助，即使萬一仍是失敗，也是光榮的失敗！比現在這種屈辱的苟安，強得多了！大哥你覺得我的意思可對？

成公 爲了一個婦人，以國家命運爲孤注，我是不能贊成的！

聲伯 但我並不是爲了姬妹，我是爲着咱們魯國的一點國格！咱們雖然是一個弱國，可是咱們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咱們不能隨便受人家糟蹋，受人家侮辱！要是因了這事件引起戰事，我第一個願意去死！

成公 你也不用來和我辯論，這事情太后也已經知道了，一下子她就會來這裏，你去和她老人家說！

聲伯 我反正不做這個主！

（太后穆姜率宮女多人上）

成公 （行禮）媽，您來了。

聲伯 （行禮）太后好！

管肸 （行禮）太后好！

穆姜 都是自家人，別要那麼些禮數兒！我問你們：你們商量定了沒有？沒有剛纔卻犖又派人來催問過了，問咱們究竟答應不答應，他說馬上要動身了，要是不答應的話，要肸兒把上次帶來的那一份盟約還給他。

成公 您老人家怎麼回答他呢？

穆姜 我說你已經到聲伯這裏來了，大概就是爲這事情來和聲伯商量，要他再等一會兒。

成公 噫。

穆姜 聲侄和肸侄的意思怎麼樣？

管肸 我……（望望聲伯，如不敢言）

聲伯 （斷然）我不贊成！

穆姜 我知道你不會贊成的。可是你也得替你大哥想一想，他剛從晉國回來，好容易和他們訂了這

個和平的條約，這次卻犖正是爲了換盟來的，要是換不成這個盟的話，不是又要開戰了麼？咱們魯國怎麼能夠經得起他們一打的？要是亡國，什麼也沒有了，那時他要什麼就什麼，阿姬還不是仍舊被他奪了去。聲侄，我說你應該想明白點，不要專憑一股子氣破壞了大事！

聲伯 您老人家只知遷就人家，就不替咱們老祖宗想一想！

穆姜 （怒意）怎麼？你竟敢說起這種話來！你當我什麼人！

管肸 太后別生氣，哥哥的脾氣您老人家還不知道，他是一門心思想些大道理，忘記了眼前的許多難關。

穆姜 這話一點不錯！我看還是肸侄明白一點事理！再說，阿姬又不能算爲你的親妹妹，肸侄纔是她的胞哥呢！（停一下）噲，來人！

（僕上）

穆姜 你去把施孝叔和施夫人請來。

僕人 是。（退下）

穆姜 這事情反正由我來做主，誰也不許來管！我別的都沒有什麼，只是替孝叔難受一點，不過我總會替孝叔安排的，我可以再給他娶過一個，我不相信咱們魯國就找不出一個比阿姬再美一點的女子，肸兒你說可對？

成公 媽的話不錯。

穆姜 可是話又得說回來，這件事情的主雖是我來做，可是對阿姬和孝叔還得由聲伯向他們說。聲伯，你可願意？

聲伯 我不願意！

成公 這……（目視太后）

穆姜（冷笑）不願意？怕由不得你吧！你自己想一想：你是甚麼職司，現在這事情看起來好像只是私人間的交道，其實卻的確是兩國間的問題，要是卻犖背後沒有一個晉國，看咱們會答應他這種無理的要求！所以歸根一句話，這還不是和訂盟約打交道同樣的道理。你平日的職司既是專掌對外國接洽的事情，所以這件事也只好落在你身上去辦。現在是朝廷給你辦理一件兩國聯姻的事情，你難道還能談甚麼願意不願意麼？

聲伯 然而她是我妹妹，而且當日是我作主定配給孝叔的，現在我不能這麼辦，我沒有這臉子！

穆姜 臉子事情是我作主決定的，如果說沒有臉子，那不是你是我！

聲伯 但是我說不出這口！

穆姜 爲什麼說不出口？你是站在職務上說話的，是國君要你這麼說，是我要你這麼說！是你妹妹也好，不是你妹妹也好，反正這是朝廷的命令：是要把一個魯國的女子和晉國的丈夫聯姻，由你作

媒辦理聽見了沒有？

聲伯（不作聲）

成公 聲弟，別那麼固執，事情已經落在咱們的頭上，咱們只好受一點委屈！你大哥在晉國受了他們多少奚落，要不是爲了咱們老祖宗傳下來這點子地盤，我願意死在他們那裏，也不會和他們結這個盟的！我爲要保存這點命根子，只得低下頭聽他們的指揮，受他們的侮辱！現在盟約總算結成了，要是爲了這一點小事再發生變端，咱們魯國還能受得住麼？所以，聲弟，我希望你以大局爲重，個人恩怨爲輕，接受了太后給你的主意吧。

聲伯（苦痛地）我……

管肸 太后，大哥，我打算離開一下。（作走狀）

穆姜 怎麼？

管肸 我怕……我在這裏，也許反會誤了大事，我到後面去一下，等你們談定了我再來。

穆姜 不成！你怎麼可以避開阿姬？纔是你的親妹妹，要是她不答應，你應該以兄長的地位勸說她，你不能走開！

（施孝叔和孝姬同上）

孝叔（行禮）參見太后，陛下。（對聲伯管肸）聲哥，肸哥。

孝姬（行禮）參見太后陛下。（對聲伯管肸）大哥，二哥。

孝叔 太后和陛下召我們來這裏，不知有什麼諭旨？

穆姜 道……（以目示聲伯）

聲伯（強自抑制潛感情）現在晉國的大夫卻舉來咱們魯國，爲的是換盟，可是他有一個附帶的條件，

他打算……

孝叔 他打算怎麼？

聲伯 他要……

孝姬 大哥，你快說出來，他要什麼？

聲伯（決然地）他打算娶你！

孝姬 什麼？（大驚失色）

孝叔 什麼？

（管肸與成公此時都覺難受，所以都把頭撇過去。）

聲伯（毫無情感似的）是的，他看中了咱們的姬妹，他決定要姬妹去做夫人。

孝姬 哼，虧你說得出口！虧你有臉向我說這種話！

孝叔 你這是什麼意思？阿姬不是已經嫁給了我嗎？我又沒有死，爲什麼要她另外嫁人？



韓伯 這是兩國間的聯婚，朝廷的旨意！

孝姬 朝……庭……的旨意（轉向太后）太后，這是什麼意思？

穆姜 （忸怩地，但又似毫無情感地）這……是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孝叔 太后得替我們作主，這事情是萬萬不成的！

孝姬 太后，您老人家難道忍心讓您的侄女拆散了婚姻去受罪麼？

穆姜 咱們是弱國，弱國根本談不到有什麼主意，卻大夫現在指定要你，叫我有什麼辦法！

孝姬 難道不能告訴他，我已經出嫁了麼？

穆姜 這不相干，他是知道的。

孝姬 天下竟有這種人，這種橫蠻無理的東西！我去當面質問他，看他有什麼方法對我！

穆姜 不，不成的，你不能去看他！萬一鬧翻了的話，咱們魯國……

孝叔 無論晉國怎麼比咱們魯國強，可也總得講點理性！奪人之妻，世上沒有這種理！

韓伯 可惜他不來和你講什麼理！

孝姬 （切齒地）那麼是你把我出賣給晉國的！

韓伯 （冷然無動地）是我也許是的，咱們魯國不能因了一個婦女跟人家打仗。

孝姬 我不去嫁他，就會打仗麼？我不相信！

穆姜 這是一點不錯的。卻驥已經說過了，要是不答應他，他就要咱們把那訂好的盟約退還給他，這

不明明是和咱們絕交麼？絕交之後是什麼，這還用說麼！

孝叔 可是我……

穆姜 你不忍拋棄你的妻子，我是知道的，我會替你作主，你也不必難受，這是爲國家，你知道麼？

孝叔 爲國家多麼好聽的字眼兒！

穆姜 你難道以爲是我故意爲難你麼？

孝叔 我不管誰和我爲難，我反正不能答應這事情！

穆姜 不答應？你當真不答應麼？

孝叔 (決然地) 唔，我決不答應！

穆姜 好！但朝廷給你命令，你也打算不接受嗎？(聲色俱厲地)

孝叔 我寧死，不接受這命令！

穆姜 (冷笑) 哼！哼！

孝姬 (跪下) 太后，我的伯母呀，我求求您！

管彤 (突然轉臉過來，面有淚容) 妹妹……

孝姬 哥哥，你替我求求太后吧！

管朕妹妹，不是我不替你求，只是這件事也實在爲難，剛纔咱們已經商量過了，想不出別的方法。孝叔，那末你們都同意了麼？（對成公）陛下，你也同意了麼？

成公（十分難受地）我……

孝叔 爲了國家的尊嚴，陛下也不能答應他這種無理的要求的！

成公 我……

聲伯 要不答應，只有預備開戰！

孝姬（迅速站起）開戰就開戰，你怕死，是不是？我是不怕死的，我願意上陣去！

聲伯 可惜打仗用不到你們婦女！

孝姬 哼，婦女有許多男子還不及我們婦女哩！經不得人家一點嚇唬，就怕得甚麼似的，臉面也不要啦，理數也不要啦，甚至把自己妹妹也當禮物送給了人家！打仗用不到我們婦女，爲什麼？我們婦女有什麼不如你們男子？你們有的是一雙手和一條性命，我們難道就沒有一雙手和性命麼？我怕有許多連打一個噴嚏都得較量的男子，也許打起仗來還不及我們哩！

成公 姬妹，別那麼牢騷了，別給你哥哥難受啦！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還有什麼話好說呢。我說，你這次的犧牲，完全是爲了咱們魯國的命運，爲了不使我爲難，我會永遠記住你的恩德，同時我代表着魯國向你致謝。我的意思，卻準既定意要娶你，當然是因爲十分仰慕你的緣故，那本意也不

算壞，所以你到了那邊，一定會受到他特殊的寵愛，說不定將來對咱們魯國有着莫大的幫助。我看你還是趕快去整理一下，卻大夫已經說過今天就得動身，我這裏預備着最隆重的禮爲你送嫁，使你光榮地到晉國去。

孝姬

光榮地到晉國去！陛下，您是一國之主，您不能保護一個弱女子，您的一個臣民受隣國強暴的劫奪，您卻還說這是光榮！我替陛下想，陛下是寧可因此而開罪晉國，不能把一個自己的子民送進虎狼的嘴裏寧可因此而和晉國開戰，不能讓咱們純潔光榮的歷史上留着一個污點！陛下，要把我作爲禮物獻給人家，但是換得的卻仍不過是一個屈辱的盟約，陛下以爲值得嗎？如果我的到晉國去當真於國家有利，於陛下有福，那我決不辭犧牲，要不然，犧牲了我，魯國和陛下仍無所得，那我的犧牲豈不是毫無價值的麼？

（這一翻話說得使大家非常感動，尤其是聲伯，他痛苦地咀嚼着這幾句話，實在到已經不能自持的地步了。可是太后不等他這種情感的暴露，就嚴厲地誠訓起來。）

穆姜

阿姬，你別說那種大道理了！現在國家決定需用你來完成這一次的聯盟，你如果明白一點，如果像剛纔所說的那種英勇，你就應得服從這決定，慷慨地犧牲一己！即使你這犧牲並不怎麼有意義或價值，但你也應該毫不猶豫地照我所說的去，因爲眼前不是你犧牲，就是國家的犧牲，把這兩者一比較，難道還不夠使你明白那一方面重要嗎？

孝姬 好吧，太后和陛下如果認爲我的到晉國去果然能拯救魯國的困難，那末我就去吧！我這一條性命算得甚麼！我是決不辭爲多數人的福利而犧牲一己的！至於孝叔和我，那不過是一個很細小的問題，我們的感情雖然不壞，可是我想他也一定能夠瞭解太后和陛下所說的一番道理，國家的安寧都放在我們的肩上，犧牲一個妻子算得甚麼！孝叔，你說我的話可不錯？

孝叔 (不知所答) 我……我什麼都完啦……

穠姜 孝叔，不能這樣！你看阿姬已經明白了她的責任，你是男子漢大丈夫，難道還只計較兒女的私情麼？

孝叔 我不能受這侮辱！阿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阿姬既然可以犧牲她的生命，難道我還要顧惜這多剩的生命嗎？好吧，什麼混賬的強盜，看我去和他拚了吧！

(拔劍奪門欲出，但被聲伯和成公阻住了。)

成公 (大怒) 你竟敢這樣放肆！你想違背朝廷的命令，你打算毀咱們這個國家嗎？(吆喝) 來人！

(兩個武裝護從上)

成公 把施大夫抓起來！

(把施抓住，將要帶走。)

孝姬 (阻止) 不成！你們如果要抓孝叔，那我不去定啦！

穆姜 好吧，放了孝叔！可是孝叔，你得服從朝庭的命令，不能隨便胡來！

（孝叔被釋，軍士退下。）

孝叔 （沒有回答）

成公 孝叔，你得明白一點事理！我們現在並不是在講私情，是在辦理國家的大事！虧你還是大夫，只曉得顧惜兒女的私情，只曉得逞一點匹夫的私憤！要是你胡亂地去闖下禍來，你果然可以死，我們這魯國怎麼樣？你難道不會想到嗎？

孝叔 （似乎被這一番大道理所屈服，低下了頭去。）

孝姬 （諷刺地）多好聽的大道理！

聲伯 別再說那些廢話了，快些去收拾預備起身吧！

孝姬 收拾什麼？他要的是我這個人，難道還要我帶些東西去送他不成！

管肸 （感情地）妹妹……（欲言又止）

孝姬 咱們也別想再見面了！我可惜的，我的親哥哥對他妹妹也毫沒有一點幫助！要是我媽還在的話，那也許當真會拚一拚她的老命吧！唉！（痛苦地落下幾滴淚來。）

管肸 教我怎麼樣呢？

聲伯 （不屑地一瞥管肸）哼！

（管姬並沒有明白驪伯這一聲的意義）

成公 姬妹，你也別難過。你這一次的到晉國去，一定不會使你吃什麼苦的。卻大夫在晉國，和他的兩個哥哥卻錡卻至，人們管叫他們做「三卻」，差不多晉國的政事軍事都在他們的手裏，厲公對他們非常倚重，也可說簡直有點懼憚他們，所以你在那裏也一定受人尊敬，一定可以造成一點力量的。不是我此刻恭維你，將來咱們魯國也要仰仗你的地方很多哩。我知道你是聰明的，希望能利用你的聰明來幹旋魯晉兩國的關係。楚國和晉國近來很不和睦，楚國對咱們一向原有種種咀嚙，近來卻比較得很接近了，去年我到晉國的時候，他們質問我為什麼和楚國接近，我說楚國和魯國是犄齒相交，不能不接近一點，厲公就認爲這是魯國故意和晉國爲難，因此就不許我回轉來，後來倒還是卻至替我在厲公面前解說，纔算沒有鬧出什麼變端出來，所以姬妹這次到晉國去，對他們兄弟三人着實應該聯絡聯絡，一方面是報答他們給我的好意，一方面也許將來還有別的用處。姬妹，你可明白我的意思麼？

穆姜（故示親熱）阿姬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她的脾氣和她媽一個樣子，什麼事情不答應則已，一答應的話，一定會給你辦到，阿姬，你說可對？

孝姬 我那裏可以和我媽相比！我媽要是碰到像現在的事情：一定要她去做她所不願做的事情，她決不會含糊一點，即使和你拚掉了性命也不會答應的。可是我，竟答應了你們，竟給你們所說的

許多大帽子所壓服，我越想越慚愧，越想越對不起我媽！

孝叔（走過去拉住孝姬的手）阿姬，你既這麼明白，你爲什麼竟又含糊答應他們呢？阿姬，你不能這樣的呵！你這樣做，不但對不起你媽，你難道竟不替我想一想嗎？

孝姬（流淚，許久不說話）我也許……不能再見你啦！

孝叔 那末你竟答應他們麼？

孝姬 我……

穆姜（阻止）別再這麼婆婆媽媽了，我不歡喜看見這種忸怩的做作，孝叔，你替我到外邊去！

孝叔 難道我和她說幾句話都不許麼？太后果然時時刻刻念着國家，念着陛下，但我意思最好還能念着一點人情！

穆姜 什麼人情不人情！她既是咱們魯國的孩子，就由得我來作主！我要嫁她到那裏，她就得嫁到那裏！你敢鼓動她來反對我，你不要命了麼？再說，這事情她自己也已經答應下來了，難道還有甚麼翻悔不成！

孝姬 太后，你別動氣，我不翻悔，我決不翻悔！

穆姜 這樣纔是我的好孩子！（轉向成公）肱兒，你得好好去預備一點東西送給阿姬，別讓晉國人笑話咱們。



成公 一定照媽吩咐。

孝叔 (毅然地走過來) 好吧，阿姬，你儘管讓卻繫帶了你去吧，不必再顧到我！我這次雖然受了莫大的侮辱，犧牲了我摯愛的姬妹，但是我並不因此而喪失了理智，我會想，我還會看，我要看看這次事情的後果，我要等待這種親善政策的發展。老天要是公道的話，牠一定會懲罰那些橫暴的侵略者！牠一定不會讓他們永遠得意的！(稍停) 我所覺得唯一可惜的，我和姬妹不能共同來渡過這個患難的時代，一定要我們中道分手，而且要我們分住在兩個名為聯盟實是敵對的國家裏，這是命運麼？還是我們自己的錯誤呢？

孝姬 孝叔，你說的話不錯，我們應該睜着眼瞧這一切的后果，天理昭彰，決不會讓作惡者獲得善果的！至於命運，我是不相信的，難道我孝姬的命運竟這樣苦，非得受這一次的侮辱不可的麼？(淚下)

穆姜 你們也再不用嗚嗚啦，反正事情已如此決定，一切就交給聲伯來辦理，我得走了。(起來) 眩兒，你走不走？

成公 我得去預備姬妹的嫁奩，跟媽一起走吧。

(太后成公等下。等他們走了以後，孝姬過去抱住了孝叔大哭起來。)

孝姬 孝……叔。

孝叔 (流淚) 阿……姬。

(相互抱持了許久，孝姬抬頭看見聲伯，於是一變而為憤怒，突然走到聲伯的面前，用手指着聲伯——)

孝姬 哼！都是你，都是你！

聲伯 (痛苦地不說話)……

管肸 妹妹……

孝姬 你們都是我的哥哥，但你們卻硬拆散了我們的夫妻……(哭)你們對得住已經死去的媽麼？

聲伯 (恨恨地) 我知道，我知道！你還要提這幹嗎？這是為國家，咱們魯國不能因為你們兩個人的

點痛苦給人家欺侮你明白麼？

孝叔 (冷笑) 哼！為國家我纔不相信你這鬼話！

聲伯 呸！(不屑理論似的，轉身走入內室去。)

管肸 大哥，你……(隨聲伯而入內室去。)

孝姬 孝叔，你看我這兩位哥哥，他們簡直毫無心肝，我恨透他們！

孝叔 阿姬，你當真忍心離開我麼？

孝姬 (哭) 我……那裏……

孝叔 可是……

孝姬 教我有什麼辦法！我是一個弱女子，世上頂可憐的就是我們，平日當寶貝似的看住我們，欣賞我們，一碰到能夠賺錢的機會，他們就毫不顧惜地把我出賣給人了！什麼親屬，什麼恩愛，（恨地）都不過是一句騙人的詞句吧了！

孝叔 阿姬，你這樣說，難道怪我……

孝姬 我誰也不怪，只怪我自己是一個女子！

孝叔 阿姬，只要你說，我願意拚了這一條命！

孝姬 （冷冷地）我怕——來不及啦！

孝叔 爲什麼會來不及，你現在又沒有到晉國，我們兩人還不是在一塊兒麼？

孝姬 在一塊兒？我怕這時間只有一刻兒啦！

孝叔 好，既這麼着，我們就……

孝姬 我們就……什麼？

孝叔 一塊兒走！

孝姬 （望一望孝叔，似乎探探他的決心）當真？

孝叔 自然當真！

孝姬 可是走到那裏去呢？

孝叔 (遲疑地) 走……到……楚國去!  
 孝姬 這……

(聲伯突然出來，管脣隨在後邊同上)

聲伯 (把衣袖一拂) 這是不成的!

孝叔 什麼?

聲伯 我不能答應你們的辦法!

孝叔 你……

聲伯 (點頭) 嗯，是我!

孝叔 好，你這惡毒的騙子!

聲伯 (冷笑) 啞啞!

(正在這時，忽聽見門外傳來急遽的馬蹄聲，停止聲，這兒大家被這聲音怔住。突然，僕人自外入。)

僕人 (大聲) 卻大夫到!

(卻鞏全副戎裝，後面跟着三四個武裝軍士，一擁而入。卻面色莊嚴，儼然是上國天使姿態。這裏也沒有人上去招呼。孝姬恨恨地低下頭去，聲伯不屑地憤憤地望着。卻向諸人掃視一週，眼光停住在孝姬的身上，哈哈大笑一聲，在這笑聲中充分顯示着勝利和驕傲。)

卻鞏 哈哈!

——幕急下——

第  
二  
幕



登場人物

孝姬

明兒——六歲，孝姬之男孩

小佳——二歲，孝姬之女孩

鳳玉——孝姬從魯國帶來之侍女

郤擊

管肸

郤錡——郤錡之大哥

郤至——郤錡之二哥

中行偃——晉國大夫

僕人

時 成公十七年，某日下午。

景 晉國郤錡大夫家中之坐廳。陳設富麗堂皇。向外爲一排落地明窗，兩壁牆上掛有獸角獸骨等裝飾品。左

面一門通外間。其他陳設可按情形設置。

幕啓時，孝姬獨自在彈着七弦琴，其聲哀怨，表示着她內心的苦悶。鳳玉手抱小佳，在旁哄她。好久的時間，只聽見她那哀怨的琴聲，後來小佳哭了一聲，纔使她停住了彈琴，回過頭來望望小佳，輕聲地嘆口氣。

孝姬（感傷地）都是你，都爲了你們這兩個小東西，要我像囚犯一般地守住在這裏，要不然的話；

鳳玉 夫人，那可不能專寵這小寶寶的呀！夫人難道忘記了六年以前太后給夫人說的話麼？

孝姬（已彷彿忘記似的）太后給我說什麼話呀？

鳳玉 嘿，夫人又來了！我不相信夫人當真會忘記了那話的。

孝姬 你不是又要說甚麼魯晉聯盟什麼的？

鳳玉 可不是當初太后一定要夫人嫁給卻大夫，無非是爲着魯晉結盟，希望咱們魯國和晉國永遠和好，夫人難道不也是因了太后的這一番說話，纔答應到這裏來的麼？

孝姬 你的話固然不錯，可是這六個年頭以來，我受的也受夠啦，難道當真一輩子要我留在這裏不成？

鳳玉 夫人這話又說得不大對勁啦！夫人在這裏已經跨上第七年啦，已經生了明官官和小寶寶，再說大夫對夫人，總算也不壞，你現在還老說受不住受不住，還打算回到魯國去，這話要是給大夫



聽見，豈不也要使他難受麼？

孝姬 鳳玉，你知道我在這裏是不得已，是受着強迫的，雖然大夫待我不算錯，可是要我  
不惦記魯國，那可萬萬辦不到！

鳳玉 夫人，話不是這麼說的。夫人要想起魯國，想起施大夫，那是應該的，比如我吧，夫人雖然待我這  
麼好，可是要我不想起魯國，不想起我爹媽，那也是辦不到的。不過話又不能不說回來，您在魯國  
只不過一個施大夫，現在這裏除了卻大夫，還有兩位小官官，這兩位小官官卻是您自己親生的  
骨肉，你說要回到魯國去，您能捨得這兩位小官官嗎？

孝姬 唉，鳳玉，你真是聰明，你竟能猜度得出我的心坎，我也就因為了這，所以總提不起勇氣，要不然  
呀，我纔不相信太后的話呢！難道魯督聯盟真能靠我一個婦人留在這裏就能維持的不成！在當  
初，我是受了他們的壓迫，在現在，我卻完全爲了這兩個小東西！至於說卻大夫，無論他待我再好  
十倍百倍，我只當他是一個強國的代表，你想我能忘記他當時那種如虎如狼的狠勁麼？（突然想  
起似的）喂，鳳玉，我問你：你知道一點施大夫的消息麼？

鳳玉 還是前次管大夫來望您的時候，他告訴我一點點。

孝姬 他怎麼說？

鳳玉 他說施大夫到現在還沒有娶過，太后屢次給他做的媒，都給施大夫拒絕啦。

孝姬 (點點頭) 嗯。

鳳玉 夫人，我說，無論施大夫怎麼樣，即使他一生都不娶了吧，也只不過表示他對夫人的一點至情。現在事情已到了這步田地，您即使整天惦記着他，也沒有什麼用處啦！夫人，您難道以為我這話不對麼？

孝姬 (反說) 你的話對！想不到小小的一點年紀，竟也知道專講實利，專求眼前快活好吧，你也不用再嘮叨了，你到後邊去望望明兒看，瞧他在做些什麼？

鳳玉 (不願意地) 嗯。

(鳳玉下)

孝姬 (兩眼呆呆地望着遠處，似乎為想清什麼而感到無限的煩憂，最後嘆了一口氣——) 唉！(纔慢慢地走到琴桌邊，彈起琴來)

(鳳玉一手抱着小佳，一手攔着明兒上，琴聲止。)

明兒 媽媽，您叫我幹嗎？

孝姬 (親愛地) 媽問你：你在後邊幹嗎？

鳳玉 (代答) 明官官在花園裏和長子聊天。

孝姬 長子是什麼人？

鳳玉 就是新近進來的花匠。

孝姬 唔。(對明兒)你和長子在談些什麼天?

明兒 他給我講故事。

孝姬 講什麼故事?

明兒 講一條牛跟一隻老虎打架。

孝姬 唔。

明兒 媽，爸回來了沒有?

孝姬 還沒有。

明兒 媽，明兒還要到園裏去。

孝姬 怎麼?

明兒 長子故事還沒曾講完哩。

孝姬 好吧，你進去，可別亂跑開去!

明兒 知道。爸回來，媽來叫我。

孝姬 (點頭) 嗯。

(明兒下)

孝姬 明兒這孩子的脾氣真像他爸，那副剛勁兒呀，誰都拗不過他的。

鳳玉 夫人，這也並不算壞呀！

孝姬 雖然算不得壞，可也算不得什麼好。有時我向他說什麼，他一味使他的牛性兒，老不聽你！只有他爸，要是說了他一句，他就服服貼貼的，真使我瞧着他眼紅。

鳳玉 奴婢瞧着明官官的脾氣着實不錯，將來要做大事，就得要有那一股子脾氣。

孝姬 看你不出，倒還能識和論人哩！

鳳玉 夫人別取笑人啦！奴婢不過隨口說說，那裏有什麼準的。夫人說起論人，我倒要問您一句，您看聲伯大夫這人怎麼樣？

孝姬 你不要再提起這個人了，我頂恨的就是他！

鳳玉 夫人爲什麼要恨他？

孝姬 嚶，你原來還沒有知道。他雖然是我的哥哥，可是他的心眼兒呀，頂卑鄙頂齷齪了。當初要我來這裏的時候，就是他向我提出的，我向他辯了幾句，他就用國家朝廷這些大帽子來壓人，後來我氣狠了，我就罵了他，他倒只不過冷笑幾聲，不敢怎麼回罵我，你想，像他這種人，我怕天地間也不多幾個人吧，虧主上和太后還當他寶貝似的相信他！

鳳玉 夫人，您說我不知道，我卻要說夫人不知道啦！您以爲聲伯大夫是頂主張你嫁給郤大夫的人

嗎？那您可大大地冤枉他啦！據奴婢的知道，聲伯是最初就反對夫人到這裏來的，後來經不得太后的發怒，說這是朝廷的旨意，你既是朝廷的官員，就得聽從朝廷的旨意，否則就是叛逆。聲伯受了他們這樣的壓迫，沒有辦法，所以只好向夫人說出那些不是他本心的話來啦！

孝姬 竟有這種事麼？我一直蒙在鼓裏！你是怎麼知道的？

鳳玉 也是上次管大夫來時向我說的。

孝姬 管大夫還向你說什麼來？

鳳玉 他還說聲伯最近曾向主上辭過職。

孝姬 這又爲什麼？

鳳玉 聽說還是爲了這裏。

孝姬 你說得明白一點。

鳳玉 聽說六年以前是這裏晉國強迫和咱們魯國訂立盟約，爲的不使魯國和楚國親近，咱們魯國沒有辦法答應了，後來就和楚國絕了交，最近，晉國卻和楚國又聯盟起來了，把咱們魯國倒撇了開去。楚國原爲了上次和他絕交恨死了魯國，這次既和晉國結了盟，就打算轉我們魯國的念頭，聲伯聽見了這個消息，主張向晉國提出強硬的抗議，要晉國履行從前的盟約，不准晉國再和楚國結盟，主上的意思，以爲一提抗議，就會得罪晉國，所以主張請晉國保護魯國的安全，至於晉國

和楚國的結盟就不用去管。

孝姬 噫，有這道理！

鳳玉 夫人的意思，以為聲伯的對，還是主上的對？

孝姬 自然是聲伯的不錯，要是照主上的意思，再下去，咱們魯國不等於名存實亡了麼？

鳳玉 奴婢也這樣想。可是奴婢不知道主上他們為什麼這樣怕晉國。

孝姬 這，還不是國勢的關係。可是話又得說回來，咱們魯國的國勢雖趕不上晉國，可是天底下的正

理總祇有一個，難道晉國這種背盟聯楚的事情，合乎正理不成！主上他們只曉得一味的低頭服小，要是再這樣下去的話，我看呀……哼（不屑地）

鳳玉 夫人可是說咱們魯國會給晉國併吞不成？

孝姬 我怕竟有可能。

鳳玉 奴婢這這倒不會的。夫人，你不是在這裏麼？郤大夫對夫人既這麼好，他自然不讓晉國對魯國

有什麼不利的。郤大夫的勢力，誰不懼怕，他們弟兄三個，幾乎包辦了整個的晉國軍事方面，有我們的郤大夫和他哥哥郤錡大夫，政事方面有他的二哥哥郤至大夫。所以照奴婢的看法，只要郤氏弟兄的勢力存在一天，魯晉兩國總不致於鬧出甚麼不和睦的事情來的。夫人，你以為可對？

孝姬 話雖然這麼說，不過我近來常覺得郤大夫他們的勢力太盛了一點，招來各方面的反感，一定

很多，厲公對他倒雖沒有什麼不滿，可是那裏猜得到厲公的心究竟在怎麼想呢？也許正在怨恨他們也說不定的，要是如此，那就不能不擔心了。所以我常勸他收斂一點鋒芒，做事得謙和一點，免得發生什麼不測的事情。

鳳玉 郤大夫聽夫人的話麼？

孝姬 他有時倒順從我的意思的，不過我是住在這裏邊的，那裏知道他在外邊究竟改過了一點沒有。

鳳玉 奴婢想……

(郤嬖入，穿大夫常服。孝姬鳳玉起立相迎。)

郤嬖 夫人在家很寂寞吧。

孝姬 清靜些很好。大夫在外邊辛苦了吧。

郤嬖 沒有什麼事情，只是心裏老覺得有些煩。

孝姬 可是朝廷裏有什麼事情麼？

郤嬖 也沒有什麼大事情，就是晉國要和楚國結盟，(稍停)不過這也算不了什麼大事。倒是……

孝姬 (很關心地打斷)大夫說晉國要和楚國結盟，這事可當真？

郤嬖 有什麼不真的！差不多就要派人去澁盟了。

孝姬 那末，這事情豈不是要違背了魯晉的聯盟麼？

卻犖 這……也沒有什麼。

孝姬 我總覺得這事情，晉國是不應該做的。

卻犖 反正是那麼一回事，結盟也好，不結盟也好，誰的力量大，就得依從誰。夫人何必爲這些事操心。

孝姬 不成叔，我是不贊成你這句話的。你要知道，我爲什麼願意到你這裏來，無非因爲想魯國和晉

國永修和好吧了。現在晉國既然和楚國結了盟，那麼魯國處在你們兩個強國之間，往後更覺得

難於應付了。況且魯國和晉國前次的盟約上曾經說明，誰也不許單獨和楚國結盟，現在晉國既

事前並不通知魯國，就單獨和楚國結起盟約來，這豈不故意要使魯國爲難麼？

卻犖 夫人的話固然不錯，不過這次和楚國結盟，卻是楚國來向晉國要求的，晉國既不想一定和楚

國爲難，所以就答應了牠，至於和魯國，不仍舊維持從前一樣的友好麼！

孝姬 但你知道楚國爲什麼肯來要求和晉國結盟？

卻犖 我想也不見得另有什麼深意吧。

孝姬 你知道楚國爲了魯國和晉國結盟，一直懷恨在心，所以這次故意來和晉國修好，也許是對魯

國大大不利的。

卻犖 那也不見得吧。即使牠有這種心，夫人也不必替魯國擔憂的，反正有我在這裏，我一定可以



擔保魯國的安全。

孝姬 這自然不錯，而且我也相信你能夠負起這個責任來的，可是話又得說回來。這是國與國之間的信義問題，倘專靠個人的一點情誼來維繫，我怕即使大夫的力量再大一點，怕也難擔保永久不變吧。

卻擊 不要緊，不要緊，你儘可放心！我近來正打算收拾幾個反對我的人，只要把這批傢伙收拾乾淨，再不怕晉魯兩國不永遠修好啦。

孝姬 成叔，我正想和你說說，希望你不要太信賴自己的力量，你應該改得虛心一點，你要知道，人心是不可測的，你認爲很可靠的人，也許他背後正在計算你，再說，無論你權力多麼大，總大不過厲公的頭上去，他現在表面上果然對你十分信任，可是你也得常常防防一切可能的變化，他的心裏究竟怎麼想，誰也不敢猜度得出的，萬一他對你變起了臉來，那時就不容易應付了。

卻擊 你這些話我都知道，反正現在國家的政事和兵隊都在我們卻氏的手裏，誰也沒法奈何我們，厲公雖然是我們的國君，可是他若想要擺佈我們，我怕他也不敢！

孝姬 我不願意聽你這種話！你是臣，他總是君，要是照你這麼說起來，你還能算是一個忠臣麼？

卻擊 夫人，我們不談這些話，我來告訴你一樁事情：今天早上我把那個混賬的長魚矯給抓起來了。不但我把他本人抓起來，而且我把他的父母和妻子也統統關起來了。

孝姬 這又爲些什麼事？長魚矯不也是一位大夫麼？而且聽說國君對他十分寵信的，你這樣做不免過分一點吧！

邵肇 那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管他寵信不寵信，反正他是打算搶奪我的田地，理曲在他，厲公也許不過這個理去的！

孝姬 可是你也不應該連他父母妻子統統扣起來的呵，我看你還是去放了他們吧。一些田地算不得什麼大事情，又何必去爲難一個國君寵信的人，萬一他不依起來，那可不就難辦了麼？

邵肇 好吧，我就照你的意思去放了他們，可是長魚矯這傢伙卻非懲罰他一下不可。

孝姬 我看也還是從寬辦辦吧。所謂「得饒人處且饒人」，你這樣用威力來壓住他們，你知他們心裏多懷恨你，萬一你將來有什麼事落在他們手裏的時候，那就要吃他們的虧了！成叔，你想想，我的話可對？

邵肇 (並非誠意) 夫人明鑒，我敢不耿耿於心……

(明兒自內入)

明兒 爸，你回來了。

邵肇 (親熱地抱起明兒) 嚮，爸回來了。

明兒 爸，你昨天不是說要給我講一個故事麼？

郤驥 噫，讓我想一想給你講。

孝姬 明兒，你別專和你爸打擾，爸剛從外邊回來，得讓爸歇一會兒。

明兒 媽講的故事不好聽，您又不讓爸給我講。

郤驥 我講，我講。

孝姬 別專門依孩子使性兒。

郤驥 夫人，你不知道我是多麼歡喜這孩子，他有着我的一份剛勁兒，同時又有着你的那一份聰明。

孝姬 啐，我有什麼聰明，明兒的一份牛性倒確像你。

(鳳玉笑)

孝姬 鳳玉，你說我的話可對？

鳳玉 噫，一點兒。

郤驥 怎麼？你總幫着你夫人說話。照我看呀，你的聰明簡直也和夫人差不多。

鳳玉 大夫別挖苦奴婢啦，要是我能和夫人相比，那纔……

孝姬 鳳玉，你別去理他。

明兒 媽，爸的話可不錯，鳳玉講起故事來比媽講的還好聽。

郤驥 你看，我的話可不錯吧，連明兒也曉得鳳玉聰明。

鳳玉（情笑）大夫真是……

（卻攀之大哥卻錡及二哥卻至入）

孝姬（行禮）大伯二伯好。

卻錡（答禮）弟婦好。

卻至（答禮）弟婦好。

明兒大伯伯，二伯伯好！

卻錡三弟剛回來麼？

卻攀是的，大哥。

卻至我們剛得來一個消息，說三弟今天早上把長魚矯給扣起來了，不知可有這事？

卻攀是的，有這回事。

卻錡大概也是爲了田產的事吧？

卻攀大哥說的很對。

卻至三弟，爲了這一點小事情，又何必把他扣起來？你不知長魚矯近來和主上正非常接近，也許爲

了這事會使主上不快的。

卻攀我也管不了這許多，他總不能憑着主上的一點寵信，竟敢奪起我的田產來！

郤錡 三弟的話不錯。管什麼主上寵信不寵信，上次夷陽五不是也給我抓起來了麼？夷陽五比起長魚矯來，更其是主上寵信的了，後來還不是主上自己向我說的情，我纔饒放了他，否則就老實賞他一刀！

郤鑾 我不但扣起了長魚矯，而且他的父母和妻子也給我一起關起來了。

郤至 這事情你就不免過分一點啦。

孝姬 可不是麼？二伯說的一點不錯！即使長魚矯有什麼不對，也不應該連他父母妻子都扣起來的。

剛纔我也正在勸成叔，要他即刻去把這些無辜的人放出來。這一點，他已經答應了我啦。

郤至 弟婦的見解很好。（轉對郤鑾）可是我又得問你一句，你預備把他扣起來怎麼辦？

郤鑾 我呀……我打算把他送回老家去！

郤至 這可萬萬做不得，你又何苦一定要和主上的人作對呢？

郤鑾 二哥有所不知，近來主上正打算趕走咱們這一班人，而重用那些他所愛幸的人，像胥童、夷陽

五、長魚矯這班人。所以這次長魚矯的敢奪我田產，也許竟是他們的一種試探，看看我們有沒有

辦法對付他們。我現在要先把他們一開頭刀，讓他們認識一點郤氏的力量！二哥，你不能一味隱

忍求太平，我是什麼也不怕的，大哥，你說我的辦法可對？

郤錡 三弟的意思和我一樣，我也早已有這感覺，上次的饒放夷陽五實在覺得很可惜，要不是主上

向我說了那麼許多好話，我是萬萬不會饒他的！

孝姬 成叔，你不能這麼辦的，你應該聽二伯的話！主上既寵信他們這幾個人，你現在故意爲難他們，這不等於和主上爲難麼？再說，主上總是晉國的國君，他要重用什麼人，你是不應該去過問的，否則你就是……

郤犖 （打斷孝姬的話）這些事你是不知道的，不用你多管！

孝姬 哼，我多管好，我就不管（嘔起氣來，一面拉了明兒）鳳玉，來，我們後面去！

（孝姬、鳳玉、明兒等下）

郤至 大哥三弟，這事情我們不能不慎重一點！即使我們要去掉這幾個人，我們也得想一點更妥善的方法。

郤錡 二弟的做事，總是忸忸怩怩，一點也不痛快！別說這幾個糟大夫，就是主上，我們如果覺得他實在不成的話，也很容易給他解決。

郤至 大哥，要是照你的想法，無怪外面要說咱們是「三郤治晉」啦！正是因爲我們的氣勢太盛了，我們應該自己多約束一些，剛纔弟婦就是這個意思，我覺得她的見解是不錯的，三弟你不應該這樣對待她，你得自己仔細想一想！

郤犖 她們婦人女子懂得什麼！她們祇知道求太平，享安逸，一點險也不願意冒！何況對付這麼一個

長魚矯，也算不了冒險，你既是這麼怕事，你可不必管這件事，你看我今天就去砍了他的頭，看主上有什麼辦法對付我們！

郤至 三弟，你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也並不是怕事，不過做一樁事情，我們不能前後左右都顧慮一下，要是一味逞勇，未有不敗事的大哥，你比三弟年紀長，閱歷深，你應該勸他想仔細一點，你是不能再給他撥火的了！

郤錡 怎麼？你說我給三弟撥火？那末我要問你了，現在既然已經把他扣了起來了，照你的意思，怎麼辦纔好？

郤至 我的意思還是和平解決，要他把田產交出來，就放了他。

郤擘 二哥，你以為我當真爲了這幾畝田產麼？你可大大地想錯了！我是打算根本解決那幾個不三不四的東西，他們要是多在主上傍邊一天，我們就得多耽心一天，你要是不借一點事來趕走他們，說不定我們當真會受他們暗算的！你明白麼？

郤至 這一點我也何嘗不知道，不過我總覺得時間還太早！

郤擘 太早？我怕太遲了！

（一僕人入）

僕人 啓稟三位大夫：魯國管肸大夫到。

郤犇 他來咱們這裏，有什麼事？

郤錡 這管大夫是什麼人？

郤犇 他是你弟婦的胞哥。（對僕人）請他進來。

僕人 是。（下）

（僕人領管肸上，與三人相見禮。）

管肸 郤大夫一向好？

郤犇 好。管大夫好？

管肸 好。

郤犇 我給管大夫介紹。這是我大哥郤錡，這是我二哥郤至，這位是管肸大夫。

管肸 久仰得很。

郤犇 這次管大夫到敝國來，不知有何見教？

管肸 近來聽說貴國和楚國訂了盟約，不知可有這事？

郤犇 （傲然）不錯，確有這事。

管肸 這次訂約的經過，郤大夫可能告知小弟一二？

郤犇 也沒有什麼可說的。楚國向敝國提議，打算結一個親善同盟，敝國認為可以接受，所以就訂立



了盟約。

管肸 可是貴國會和敵國訂過盟約，這盟約上曾說明其中任何一國不能單獨與楚國結盟，否則就是背盟。所以這次貴國楚國的結盟，和從前的魯晉盟約不免有一點牴觸。

卻錡（薛屬地）管大夫的意思是不是要向敵國提出抗議？

管肸（很膽怯和謙卑地）這……沒有這回事！

卻錡 那就好。國與國的結盟，乃是一個獨立自主國家的主權，同時盟約這東西也得跟時間和環境而轉移，敵國和貴國所訂的盟約是在六年以前，那時的情形和現在不同，所以倘要拿六年前的盟約來束縛敵國的自主行動，那簡直是笑話吧了，哈哈。

管肸 不過……貴國和敵國的盟約並沒有消滅。

卻錡 雖然沒有消滅，但那有什麼關係，貴國如果願意，也不妨去和楚國結個盟約，這在敵國決不過問。

管肸 是，是，卻大夫見教的很對。

卻至 我看管大夫還是不用提這些事吧。

管肸 兄弟是奉了敵國國君之命，來和貴國交換一些意見，既承卻大夫見教，兄弟就拿這些話去回覆敵國國君就是了。

郤犖 管大夫，你是魯國的大臣，你當然明白這一國和那一國力量的比較，同時你尤其應該瞭解所謂正義和正理總是站在國力強的一面的，所以倘自覺得國力不夠和人家比較，那還是隨和國力大的國家來得妥當，要不然，理固然爭不到，還要吃許多眼前的虧的！你明白我的意思麼？

管肸 (含羞地) 我……明白。

郤錡 管大夫既能明白這道理，那也不枉這一趟往返了。

(孝姬氣哄哄地進來，見管肸在座，突然一怔。)

孝姬 哥哥，你剛到麼？

管肸 是的，剛到。

孝姬 你來這裏是爲看看我呢？還是另外還有什麼事情？

管肸 (忸怩地) 看看妹妹，同時……

孝姬 我知道了，你可是爲晉楚之盟來的？

管肸 (點頭) 嗯。

孝姬 國君要你來，是什麼意思？

管肸 也……也沒有什麼。

郤至 大哥三弟，我們到後面去坐一忽吧，讓他們兄妹談談心。

郤錡 好的，三弟來，我們到你書屋裏去坐坐吧。

郤犇 好。

(三人同下)

孝姬 (等大家走後) 哥哥，我問你：他們要你來這裏，究竟是什麼主意？

管肸 主上不過要我來探探這裏的口氣，同時想請你從中幫一點忙。

孝姬 要我幫什麼忙？我能幫什麼忙呢？這且不談，我先問你：你剛纔和他們三弟兄談了沒有？

管肸 談是談過了，可是……一點得不到結果。

孝姬 他們怎麼說？

管肸 他們壓根兒說這是晉國的事情，不用我們魯國過問，所以我什麼話都說不上去。

孝姬 你原來打算說什麼的？

管肸 主上要我問他們討一個口頭的擔保，擔保魯國此後不受楚國的侵犯。

孝姬 哼，虧你們的老臉皮想得出這個主意！

管肸 怎麼？

孝姬 你忘記魯國也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麼？自己國家的安全，應該由自己來負責和擔保，那有

叫別國來擔保的道理？

管肸 ……

孝姬 再說，你這樣來乞求他們，不但會喪失自國的尊嚴，會給他們瞧不起，而且更因此不會獲得結果的！

管肸 那麼照你說應該怎麼辦纔是？

孝姬 照我的意思呀，這次晉楚之盟根本違反了魯晉盟約的，所以用不到什麼商談，第一先得來一個強硬的抗議，質問他們爲什麼背盟？

管肸 你這個意思倒和……

孝姬 你爲什麼不說出來？

管肸 沒有什麼。

孝姬 我早已知道了。我這個意思和聲伯的意思一樣，你說可是不是？

管肸 （忸怩地） 噫……你怎麼知道的？

孝姬 我爲什麼不會知道？——至於你呀，就根本反對聲伯的主張，咱們的主上也不贊成聲伯的辦法，所以聲伯曾經辭過職，你說對不對？

管肸 照剛纔他們對我的態度，還會容我們提出什麼抗議嗎？

孝姬 話不是那麼說的！我的意思，你這次要是帶了抗議書來交給他們，他們對你的態度一定不會

這樣傲慢啦！你現在這麼畏畏縮縮地來探問他們的口氣，他們既知道你並不提什麼抗議，還不強硬對你麼！

管肸 但我……

孝姬 而且我可預料，你即使向他們提出什麼安全的擔保，他們也一定不會答應。

管肸 所以想請你從中幫一幫忙。

孝姬 (斷然) 我呀，我壓根兒不贊成你們這種乞憐的辦法，我沒有方法給你們幫忙！

管肸 那末你難道忘記了你來這裏的時候，太后對你叮嚀和咐囑麼？

孝姬 我何嘗忘記！我所以安心在這裏活下去，也無非是想到臨走時太后給我的說話，可是，要我像

你們那種乞憐的做法，我卻不幹！

管肸 那末你的主意？

孝姬 現在事情已經給你弄糟了，叫我還有什麼辦法好想你！你既到這裏來，爲什麼不先來見我？

管肸 我一進來的時候，他們三弟兄都在這裏，叫我有什麼辦法呢！

孝姬 (思索了一下，一種故園的情感燃燒在她的心裏，因此她只能——) 好吧，你先回到賓舍裏去，等我想

一想，再給你回信。

管肸 那我就先走了。

孝姬 好的，你不用再見他們，一切由我來辦。

(管肸下)

孝姬 (獨白) 唉，想不到哥哥的見識竟這樣淺薄！他們這種懦怯的態度簡直喪失了獨立國家的尊嚴，就連我在這裏，也會給他們瞧不起！唉……

(郤氏三弟兄同上)

郤犇 怎麼管大夫已經走了？

孝姬 是的，他已經回賓舍去啦。

郤犇 你可知他這次到這裏來爲什麼嗎？

孝姬 還不是爲了晉楚的盟約。

郤錡 晉楚盟約和魯國有什麼關係？

孝姬 大伯難道不想一想，這盟約和前次魯晉之盟抵觸的麼？

郤錡 這有什麼關係，此一時彼一時，即使有點抵觸，也不會妨礙到魯國的。

孝姬 大伯要是這樣想，那是我所萬萬不敢苟同的！國與國之間第一得重信義，要是彼此都不以信

義相交，還訂什麼盟約！正因爲晉國是一個強國，所以更應該守一些信義，好給那些小國做一個榜樣。這次魯國派我哥哥來這裏，因爲其間有我的一點關係在裏邊，所以他們並不會叫他提出

什麼強硬的抗議，免得彼此傷了感情，所以大伯二伯要是能夠體諒到這一點，就應得好好的安撫他幾句。

卻錡 我們又沒曾得罪他！

孝姬 那自然不會。不過我的意思，覺得你們三位弟兄，應該在主上面前，把我這一番道理說給他聽，至少要主上當面給我哥哥一種口頭的允諾，讓他可以安心地回去覆命。

卻至 弟婦的意思是，不是要咱們晉國給魯國一種擔保，使楚國不致於乘機侵犯魯國？

孝姬 二伯的意思很對，成叔，你以為應該不應該？

卻擘 這不去麻煩主上也不要緊，我不是剛纔和你說明過了麼，有咱們在這裏，總不致於使魯國吃虧的。大哥，你說可對嗎？

卻錡 當然，什麼主上不主上！所有晉國的兵權都在咱一人手裏，咱們給魯國擔保，不是比主上的擔保更有一些用處麼？

卻至 話雖然這麼說，可是名分卻也不能不顧到一點。管大夫是魯國的使者，他這次來是爲着魯國和晉國的交通，難道我們就不讓他去面一面國君，由我們三個弟兄把他打發走路麼？再說，即使管大夫同意了，要是這個消息一傳出去，不是更會給人家指摘我們卻氏專權，目無國君了麼？這事還得照弟婦的主意，由我來陪去和主上談一談。

郗犖 二哥既要這麼辦，就讓你辦去吧，我也懶得管這些事。

郗錡 好吧，好吧，由你辦去。

郗至 那我此刻就去找管大夫。

(郗至下)

郗錡 老二的膽子太小，什麼事都得掉些書袋，什麼名分不名分，要是照我呀，簡直不願多跑這一趟冤枉路！

孝姬 (譏諷地) 要是照大伯的意思，那末主上的存在，不是成爲多餘了麼？

郗錡 哼，照我呀，遲早要做給你看的，你等着瞧吧！

(中行偃大夫上)

行偃 (很慌張地) 兩位郗大夫，我特地來報告一個消息，那位長魚矯已經給主上釋放了！

郗犖 什麼？你說的可確實？

行偃 我親眼看見長魚矯從宮裏出來，難道還會不確實麼？

郗錡 哼，厲公竟已不把咱們放在眼裏了！

郗犖 他竟敢不和我商量，隨便釋放一個我所抓來的犯人，好吧，看我去處置他！(起立作走狀)

孝姬 (阻攔) 你預備去怎麼辦？



郤攀 我再去把長魚矯抓起來，馬上給他砍了！

孝姬 不成，叔，你不能這樣做，你應該仔細想一想，你要是這樣一來，主上就可以免你的職，甚至於把你也抓起來了。

郤攀 哼，他敢這不用你管，你婦人女子不用管，我們男子漢幹的事來，大哥，我們一塊去！

郤錡 好，我自然得去。要是抓不住長魚矯呀，哼，我就得抓起釋放他的人來！

郤攀 中行偃（同聲）哈哈。

（三人同下。孝姬惘然。）

——幕——



第  
三  
幕



登場人物

孝 姬

明 兒

小 佳

鳳 玉

郤 至

郤 錡

郤 錡

中行偃

胥 童——晉大夫，厲公嬖寵

夷陽五——同上

長魚矯——同上

二

軍 士三五人

厲公——晉國國君

清沸魑——晉大夫，厲公嬖寵

衛 士三五人

管 肸

時 同前一幕晚上

景 同前一幕

幕啓時，孝姬獨自坐著，似乎非常怨恨，但又很焦急的樣子。

孝姬（獨自）婦人女子！你們婦人女子管不了男子漢的事！我倒要看看你們男子漢幹的事！只

曉得逞一時的意氣，橫行不法的亂幹，就算你的確有威權，有能力指揮一切，但你也得虛心一點纔是。照你這麼任性的做法，難道人家都是木塊做的不成，他們也會想方法來抵制你呀！說不定，人家早已佈置好了。只等待你落下網去！你不欲聽我的勸告，好吧，我也不想再勸告你了，等到你落在他們圈套裏的時候，怕懊悔也來不及了！

（立起走了一轉，換一個地位又坐下了。）

孝姬（獨自）再說呢，我在你這裏原不是本願，是你用強力把我搶奪來的，要不是爲着太后給我戴

着那頂大帽子，我纔不願跟你呢！到現在，已經跨上第七個年頭了，生了明兒，又生了小佳，你待我固然不算壞，可是我所要獲得的，還不祇是這一點呀！你明白麼？你以為我忘記了在受苦受難的孝叔了麼？他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配偶給人家奪了去，他願意麼？孝叔，我是瞭解你的心的，我知道你還在癡情地等着我，你曾好幾次拒絕了太后給你做的媒，你還說願意守着我一輩子，其實這又何苦來？我的一生是已經完了，我永遠沒有方法再到你身邊來了，我現在把一切希望都交給了明兒和小佳，我願意為他們而生存着，我也願意為他們而去死！（稍停）

（鳳玉上）

鳳玉 夫人，您一個人在說些什麼呀？

孝姬（懶懶地）沒有什麼——我在惦着大夫為什麼到此刻還不轉來，不要出了甚麼差忒。

鳳玉 想來不致於吧。他們三個人一起去的，還怕什麼？

孝姬 你不知道，照大夫這麼強橫亂闖，我怕總會弄出點什麼亂子出來。他這麼無法無天的亂來，難道人家不會想方法抵制他麼？再說，他這次又偏偏和國君寵愛的人作對，國君難道不偏護他們麼？我怕——我怕簡直會遭到大禍也說不定的。

鳳玉 嚙，夫人這話也有點道理。大夫近來的脾氣愈來愈橫暴了，什麼人都不放在他眼裏，他還說國君算得什麼，要不讓他做國君就不讓他做國君，誰敢來反抗我！夫人，你說這是甚麼話！

孝姬 可不是麼？所以我總想要勸勸他，要他耐性兒，別這麼莽撞，可是他呵，他不但聽我的勸告，他反說我們婦人女子懂得什麼？鳳玉，你想叫我除了替他乾着急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鳳玉 嗯，夫人對他總算盡了一切的忠告啦，他偏不聽，那有什麼辦法呢！

（卻至神情緊張地走入）

卻至 （四顧張望） 怎麼他們都不在這裏了麼？

孝姬 可不是他們出去有好兩個時辰啦。

卻至 他們到那裏去？

孝姬 他們是去找長魚矯的。

卻至 長魚矯不是給關住了麼？

孝姬 剛纔中大夫來報告，說已經給主上釋放啦。

卻至 這纔怪哩！長魚矯既然已經給主上釋放，為什麼連主上也不知到那裏去了呢？

孝姬 怎麼？二伯去沒曾找到主上嗎？那末我哥哥可曾看見？

卻至 令兄卻是碰見的，後來我帶了令兄到宮裏去，卻給宮門看守回絕了，說主上不在宮裏。我問他

們到那裏去了，他們回說不知道。像這種情形從來也沒有過的，纔真有點怪呢！（稍停，似思索狀）

婦，我問你：他們除了去找長魚矯，還打算怎麼樣嗎？



孝姬 二伯，我就爲這事在發愁呀。他們弟兄兩個，聽見中大夫來報告以後，都憤怒得跳起來，他們說非把長魚矯抓回來砍頭不可，要是找不到的話，那就得去找釋放他的人。

郤至 釋放長魚矯的不就是主上麼？

孝姬 原是呀，所以我就怕鬧出什麼亂子來，我當時會勸阻他們，可是反挨了他們的罵。

郤至 哎喲，照你這麼說起來，事情可有些不妙了，說不定大哥和三弟已經着了他們的暗算啦！我得趕快去看看。

（說完即轉身飛步而去）

鳳玉 哎喲，夫人，我怕已經闖下了禍來啦！可怎麼得了呢？（萬分着急和恐慌）

孝姬 （忽然變得很坦然地）那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至多不過一個死，要是大夫死了，我自自然也得死，死算得什麼，要是這樣結束我的生命，我也願意，我也可以對得住太后和魯國，同時也可使孝叔斷了盼望我的心啦！

鳳玉 夫人，您可別這麼嚇唬我！要是當真有這種事情發生，那叫我怎麼辦呢？還有明官官和小寶寶。孝姬 果真有這種事的話，那我也管不了這許多啦。你要是願意，你就給我扶養他們長大，不然的話……（很感傷，說不下去了）

（正在這時，郤錡卻鑿怒容滿面的進來。孝姬和鳳玉一見驚喜交集，呆呆地一句話也說不出。）

邵鑾 怎麼你們在幹嗎？

孝姬 (回復了意識) 我呀……我在……沒有什麼。

邵錡 (不理會這情境) 這傢伙，究竟不知道躲到那裏去了？

孝姬 怎麼？大伯，你們沒會找到長魚鱈麼？

邵錡 可不是！這該死的傢伙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啦。我們找了好半天，也沒會找着！

孝姬 找不着，也算了。何苦一定和他爲難呢？

邵鑾 哼，算了？可不一樣容易！今天找不到他，明天還得去找他，反正他總不能躲着一輩子！好小子，今

天你有主上保護，看你能永遠受他保護不能？這狗命總在我的手掌裏，無論遲些早些，你總不能逃出我的手掌裏的！

邵錡 我看呀，大概和主上在一起。

孝姬 怎麼？你們也沒有找到主上麼？

邵錡 嗯，宮裏說他出來了，問他們到那裏去，他們都說不知道。

孝姬 這真有點古怪呢！

邵鑾 怎麼啦？

孝姬 剛纔二伯來說，他也沒會找到主上。他現在又出去找你們啦。

郤摯 他爲什麼去找我們？

孝姬 他怕你們鬧出什麼亂子來，他不放心，所以去找你們啦。

郤摯 有什麼不放心的！難道他們敢把我怎麼樣？我剛纔已經吩咐了軍部裏，要他們派人四出去找長魚矯和主上，一有消息，即刻來通知我們。

孝姬 成叔，不是我又要來打你們的岔，要是照我的意思，這事情看去不大容易辦的，還不是賣了主上的一個情份，竟不必再去查究了。大伯，你說我的話可對？

郤錡 你的話未始沒有道理，不過事情是壞在主上自己，他應該先叫我們去商量一下，那末我們難道真會不賣這個情份麼？可惡的是他事先毫不理我們，就釋放了這傢伙，這不等於已經沒有我們這幾個人了麼？我是受不下這口氣！

郤摯 可不是麼？他既沒有了我們，我們也就不再有他！

孝姬 話不是這麼說的，成叔，你應該仔細想一想，他究竟是咱們晉國的國君，他難道連釋放一個人的權力都沒有麼？

郤摯 呸，什麼國君不國君，要是沒有了我們郤氏弟兄，看他還能不能做國君！

（中行偃突入）

行偃 （神色張皇，似不勝恐懼） 哎喲，原來你們已經回來了，趕快預備，大事不好啦！

郤錡 什麼大事不好，你快說！

行假 我剛纔得到極正確的消息，主上正在召集會議，打算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來襲擊咱們啦！

郤攀

你這消息的確麼？

行假 準確之至，是宮裏的一個我的親戚特地飛送出來的消息，要我們趕快準備，否則怕來不及了，你們不信，看這字條！

(摸出字條遞給郤攀)

郤攀 (念)「公正與童五、矯等密議治三郤，請速通知準備，否則無及。」

郤錡 (聞之也有些驚慌) 啊，嚇，可了不得，他們竟想先下手啦？三弟，你說怎麼辦？

郤攀 (決然) 好吧，咱們來試一試，看誰的力量大？咱們不用商議，即刻動手，把宮包圍起來，看他們走得了一個！

郤錡 那末，二弟呢？我們得趕快找他來纔好！

郤攀 找他做什麼？他一來也許又要說出許多道理出來，反誤了大事。

孝姬 (看情勢危急，所以不顧一切走上前去) 這……那裏可以！你們得等一等二伯！

郤攀 (怒) 你不用管，我不准你插嘴！

孝重 難道你忘了二伯是去找你們麼？也許他正在宮裏，要是你們把宮包圍起來，不是他先要沒有

命了麼？

行偃 嚙，這話倒也有道理，那末，讓我再出去找一找看。

卻銜 好吧，你快去，不必和他說什麼，把他拉到此地來就是。

行偃 是。

（行偃正欲走出，卻至匆匆自外奔入。）

卻至 你們原來全在這裏了，我找遍了也沒找到你們。

卻犖 二哥，快別嚕囉了，你看這字條。（遞條與至）

卻至 （看條大驚）這怎麼好？這禍可闖大啦！

卻犖 誰闖禍來？這是他們要找我們，並不是我們去找他們！

卻至 那末你們預備怎麼辦呢？

卻犖 這還有什麼可考慮的，他們既打算治我們，我們自然也得回治他們。

卻至 你的意思怎麼樣呢？

卻犖 我們得先下手，即刻去把宮包圍起來，捉一個殺一個。

卻至 這……不妥當。我們不應該這樣辦的！

卻銜 怎麼？你難道要等他們來殺我們麼？

郤至 大哥，你聽我說：一個人的所以能夠立於天地之間，全在信、知和勇。信是不能叛君的，知是不能害民的，勇是不能作亂的，這三種道德，我們是必得保守的。要是失去了這三者的話，雖生猶死！國君倘殺了無辜的人，他也不成其爲國君了，他會失去民心的。否則，要是我們自己是有罪的，那就只好讓他們殺死我們，我們既享受了國家的俸祿，我們只好等國家的命令，要是聚黨反叛，那這一個罪就不堪設想啦！

郤錡 那末你的意思要我們等死！

郤犇 這簡直是放屁的話！

季姬 成叔，二伯的話是對的！

郤至 我的意思，主上不一定會來殺我們，我們又沒有犯什麼罪，要是事情沒有明白以前，照你們的辦法亂幹起來，那麼天下的人一定要罵我們是反叛了，那時你們將拿什麼話去辯解呢？

郤犇 二哥，我看你正在做夢，你還以爲他們能寬赦我們，我可以肯定告訴你，要是我們被他們逮住了的話，一個個得準死！大哥，你說我的話可不錯？

郤錡 噯，我同意三弟的看法。

行偃 事情很危急了，你們還要慢慢條斯理的商量，我怕他們就要到啦，我不能再等在這裏，我得先走了。（不等回答，就匆匆走出了。）

郤至 你們要是一定要這樣幹，我決不參加！

郤擘 好，你不參加就不參加！可是我得告訴你：你要是給他們逮住的話，你一定得被他們殺死！

郤至 我寧願受君命而死！

郤錡 那就不用管他了，我們就趕快到軍部裏去！

郤擘 好。（欲下。）

孝姬 成叔，大伯，你們再想一想吧！（想上去阻攔，但被郤擘一推，幾乎跌去。）

（正在這個時候，門外忽闖入胥童、夷陽五、長魚矯及帶領的軍士三五人。這裏郤錡、郤擘即拔出劍來預備抵抗，

但已無及，就被逮住。郤至想向後逃，但也不及，被逮。孝姬和鳳玉則呆在一旁，動彈不得。）

魚矯 （得意地）哈哈，你們哥兒三人，也有今天這日子！

郤擘 噲，你這混蛋，你究竟奉了誰的命令來抓我們？

胥童 主上的命令！

郤至 我們犯了什麼罪？你說說看！

魚矯 什麼罪？你自己還不明白麼？

郤至 我倒不明白。

魚矯 橫行不法，欺君罔上，殘害同僚，這些還不夠麼？

卻犖 事實呢？

魚嬌 還要事實！你們問問自己看，你們幹的那一點不犯法？那一點不橫暴？就是你昨天抓我，我究竟

有那一點得罪了你？

卻犖 你不是搶了我的田產嗎？

魚嬌 誰搶你來？

陽五 (插入) 卻錡，你纔真搶奪了我的田產！

卻錡 呸，別放你的狗屁了！

陽五 哼，不管你怎麼罵我，現在你總在我的手掌裏了！

卻錡 別做夢！要是我的部隊一得知消息，看你們逃到那裏去？

陽五 你以為我們這麼傻嗎？老實告訴你：你們的隊伍剛纔統統給我們解決了。你等着吧，看有誰來救你們！

卻犖 (至此纔有點驚慌起來) 好，你們這班不識羞恥的狐羣狗黨，你們不敢光明正大的來和我們鬥，

卻鬼鬼祟祟的在暗算我們！我問你們：你們打算把我們怎麼辦？

胥童 我們也不知道，要等主上的命令。

卻至 胥大夫，我說要是我們固然有罪的話，國家自有法令處治我們，現在主上又不在這裏，你們就



憑武力把我們逮捕起來，這算什麼體統呢？

胥童 邵大夫，你還不明白麼？我們是奉了主上的命令來逮捕你們弟兄的，即使你們沒有罪，也得去主上去說，我們只曉得來逮住你們，至於其他的事我們一概不管。

邵至 那也好，不過主上在什麼地方呢？

胥童 他就會來的。

邵錡 你相信他的屁話，總之我們已經受了他們的暗算，一切任他們去擺佈吧。

（厲公帶同清沸魑，率衛士五人戎裝上）

厲公 （向四面一看）一切辦妥了吧？

魚矯 陛下，一切遵旨辦妥。

厲公 好得很。

邵至 （想過去行禮，但被軍士所阻）陛下，我們究竟犯了甚麼罪要給他們逮起來？

厲公 （冷笑）哼哼，這是我的命令。至於你們犯什麼罪，那你們自己應該明白。

邵至 陛下，卑職實在有些不明白，還請陛下說明。

邵錡 二弟，他既然要捕我們，還問他幹嗎？

厲公 邵錡，你的話不錯，我既然要捉住你們，總不見得平白來冤枉你們！

卻鞏 那末你預備把我們怎麼辦？

厲公 怎麼辦？我就得按照國家的法令來處治你們！

卻至 陛下，請你還得三思，我們卻氏爲陛下幹了多少的事情，即使我們犯了一點小過誤，陛下難道不能寬赦麼？

（孝姬至此方纔過去在厲公面前跪下）

孝姬 陛下，三位卻大夫也許有冒犯陛下的地方，但是他們對陛下，對晉國，都是存着一片忠心，請陛下鑒其過去，原諒寬赦了他們吧。

厲公 你是誰？

魚矯 她是卻鞏的家小。

厲公 唔，你原來就是從魯國來的那一位施夫人吧。

魚矯 正是她。

厲公 卻鞏娶你，就是他的一個大罪狀！爲什麼放着許多的晉國女子不娶，偏從魯國把你娶來，這不  
是很可疑嗎？

沸騰 陛下說的不錯，也許卻鞏另有作用。

卻鞏 放你的狗屁！我娶一個魯國的婦女，難道也犯什麼國法嗎？

厲公 你不用罵他。他說你也許另有作用，那是並沒有錯的，我問你：你自從娶了她來以後，凡是我們打算對魯國提出一點意見的時候，你總袒護着魯國，這不明明是受了魯國的囑託嗎？再說，自從她到我們晉國來以後，你對朝廷裏的大臣，故意和他們作對，動不動你就把他們逮捕起來，這又爲什麼？這不明明要排除你的敵對者，使你容易實行你的主張麼？

卻鞏 我有什麼主張？

厲公 哼，這還用說，你是主張限制晉國向東發展！

孝姬 陛下，您不必冤他，他的脾氣陛下總也知道的，他纔不聽我的話哩！我對他說的話，他總是故意和我反對的，就像這次長大夫的事情，我是極力反對他這樣做法，可是他就不許我開口，說我們婦人女子什麼都不懂的，所以陛下，並非是臣妾故意袒護他，其實他是決不會對晉國有什麼不利的，還是請陛下寬赦了他們吧。

厲公 這樣說起來，你倒是很有一點見地的。可惜他並沒有聽你的話，以致弄到現在……

卻鞏 你打算殺我們，就把我們殺吧，嚙嚙些什麼！

厲公 是的，我也想不到別的法子！我爲着自己，我也爲着晉國，我只能把你們……正……法！

孝姬 （哭）陛下……

（這時軍士們已把三卻結實綁住，厲公把手一揮，即被他們推了出去。台上靜沉一分鐘，孝姬似乎已經暈倒。後

軍士回轉，向厲公報告——

軍士 三位卻大夫斬訖！

厲公 （點頭，不說話）

（這樣又沉靜了一分鐘）

沸魘 陛下（指一指暈倒的孝姬）把她怎麼辦？

（孝姬漸漸蘇醒轉來，知道三卻已亡，乃向厲公跪下——）

孝姬 陛下，臣妾也但求一死！

厲公 照例，你是得死的，但你並不是晉國的人，你是魯國人，而且聽說你是黑肱的堂妹，你在魯國還有着丈夫，因此我想，你不必按照國法辦理的，我救了你，你給我即刻離開晉國，回到魯國去！

孝姬 陛下，臣妾無面目回去，但求陛下賞給一死！

沸魘 陛下說過放你回去，你還嘟嚕什麼！你在魯國不也是有着丈夫麼？這不等於完了你的願望麼？

魚矯 陛下，我知道卻嬪還有着兩個孩子，照例是應該處死的。

厲公 這……

孝姬 （趕緊搶說）陛下，你如果寬恕了我，讓我回到魯國去，那臣妾得向陛下請求把這兩個孩子讓

我帶了去，否則臣妾願死也決不回去！

厲公 這……怕辦不到，這兩個孩子是卻嬭的孩子，應該受這裏的國法！

孝姬 不，陛下，這兩個孩子是臣妾所生產的，我愛他們，我得向陛下請求饒赦他們，否則請陛下把我們母子三人一起正法！

厲公 （似乎受了感動）好吧，讓我考慮一下。

魚矯 陛下，臣的意思，陛下是萬萬寬赦不得的！

厲公 這——爲什麼？

魚矯 所謂斬草必除根，否則逢春又得發。

孝姬 （怒目切齒）你這不知好歹的畜生！當你被卻嬭關起來的時候，我還替你向他說了許多好話，

要他不必爲難你，現在你竟以怨報德，連這兩條小命根也不讓饒放，你的良心在那裏？

魚矯 這兩個根本就是逆種，留着他們幹嗎？

孝姬 我並不想把他們留在這裏，我把他們帶回魯國去，你還怕什麼？

厲公 （回顧其餘諸人）你們看怎麼樣？

昏童 臣的意思，既讓她帶回魯國去，也就不妨寬赦了他們吧。

陽五 臣沒有意見。

沸魍 臣看——照胥大夫的意思也好。

厲公 好吧，我也不想再多所殺傷，就饒赦了他們吧！可是你一定得把他們帶出，而且馬上走路。  
孝姬 謝陛下，一定照辦。（起立）

陽五 陛下，我聽說她的哥哥管大夫剛來到我們晉國，不知道可是真的？

孝姬 是的，他今天剛來。

厲公 那末快去把管大夫找來，着他把他們帶回魯國去。

陽五 陛下說的不錯，讓我去找他來吧。

厲公 嗯。

（夷陽五下）

厲公 這裏也沒有事了，我就得回宮去，這裏的事，就由你們兩人（指魚嬌和胥童）來辦吧。

（厲公清沸臚和衛士五人退）

孝姬 （並不對誰） 好吧，果然不出我所料，落得這麼一個下場！婦人女子懂什麼？可是現在呢？我說的

卻沒有錯，你果然受了人家的暗算，落入了人家的圈套裏去！六年以前，你強迫我來這裏，現在你們又強迫我離開這裏！好吧，我就回去，爲了明兒和小佳，我不能不保留這一條性命，我愛他們，我願意爲他們受任何的困苦，倘使有誰欺侮了他們，那我（堅決地）那我一定和他拚了這條命！

魚嬌 你在說些什麼呀？

孝姬 (不理睬) 孝叔,你(笑)想不到你的癡心竟有達到的一天,我將回到你的身邊來啦!這是夢麼?

——不,這是眼面前發生的事實!我的確要回到你的身邊來了。我想,太后和主上總能諒解我了吧?我已盡了你們交給我的責任,此後將是你們自己的事情……

魚嬌 你在說什麼責任不責任?

孝姬 (仍不理睬) 鳳玉呢?

鳳玉 (從門後邊出來) 夫人,我在這裏。

孝姬 明兒呢?

鳳玉 他睡齋。

孝姬 小佳呢?

鳳玉 她也睡着。

孝姬 (感傷地獨白) 睡着都睡着?這是多麼巧呀!他們沒會看見這一幕的慘劇!當他們醒轉來的時

候,他們的爸爸已經不在人世啦!明兒,你也許還在等着你爸爸給你講故事吧?可是現在已經不成啦,永遠地不成啦!你醒轉來的時候,你已經變成了一個孤兒,你再也見不着你的爸爸啦!我的可憐的孩子……(哭)

(管肸和夷陽五入)

孝姬 哥哥！(哭得異常傷心)

管肸 妹妹，這事情我大略已經知道了，你也不必再憂傷，事情已經這樣，還有什麼辦法呢！你趕快去收拾一下，我們即刻動身回去。

陽五 管大夫說的不錯，憂傷有什麼用，還是趕緊打點一下上路走吧。

孝姬 (止淚) 好，就走！我沒有什麼打點，我什麼東西都不要帶！

管肸 妹妹，那末……

魚嬌 夫人，我看把你自己的東西帶了走吧。

孝姬 呸，你以為我希罕你們晉國的這一點東西！我裏邊儘有着珍珠和寶貝，等我走了以後，你放膽去拿吧！

魚嬌 (羞愧) 這……

孝姬 鳳玉，你去把明兒和小佳喊醒，可不准告訴什麼給明兒聽，帶他們來這裏，知道了沒有？

鳳玉 知道了，夫人。

孝姬 那你趕快進去，你自己倘有什麼要帶走的也給收拾一下。

鳳玉 (切齒) 我也什麼都不要！誰希罕這些！(下)

管肸 (並不對誰) 照我看，一朝殺了三個大臣，也不一定是什麼好事情吧！



魚矯 (聲色俱厲) 這是晉國的內政，用不到你多嘴！

管肸 (也變爲怒容) 哼！

胥童 你是魯國人，誰要你來批評我們晉國的事情！

魚矯 是不是你們魯國少了一個內應的奸細，你不樂意了吧？

管肸 你別放屁！誰是魯國的好細？

魚矯 (過去似要動武) 你罵誰？

管肸 我罵那些不識羞恥，諂媚國君，嫉害大臣的狗蛋！

魚矯 好，你罵人，我就給你抓起來！

陽五 (勸解) 好了，別那麼鬥氣啦！(對魚矯) 他是魯國來的客卿，我們何必和他計較呢？

魚矯 既是客卿，就不該說咱們晉國的事！我告訴你，你要是再多嘴，你就出不了這大門啦！

孝姬 哥哥，你也不必和這班人計較什麼了，讓他們去耀武揚威吧！可常心和今天三郤同樣的下場！

魚矯 哼！

(鳳玉手抱小佳攜明兒上)

孝姬 (過去攜住了明兒的手) 鳳玉，我們就走。(向外走)

明兒 (莫明其妙) 媽，到那裏去？

孝姬 (一面拖着向外走, 一面回答——) 玩兒去。

明兒, 爸呢?

孝姬 在外邊……(強制) 等咱們!

(鳳玉管胖隨着下, 其他諸人望着。)

——幕急下——

第  
四  
幕



登場人物

老媽媽——鳳玉的母親

聲伯

施孝叔

侍衛五人

孝姬

管肸

鳳玉

明兒

小佳

時 離前一幕十五六天。早上。

景 黃河的右岸。這是晉魯的交界，過了黃河就到魯國國界上了。在右岸隄防的下面，這是一個官渡口，因此搭着一個茅亭，亭內外都放着幾隻長凳，以備渡者坐憩。隄的那一面就是黃河。孝姬一行是從黃河的對岸渡過來，

因爲腿身很高，所以不能望見。

幕啓時，有一老媽媽（卽鳳玉之母）坐在茅亭裏，她是正在等待她的女兒歸來。她似乎一清早就來了，到此刻已經等了一個很長久的時間，所以彷彿顯得有點焦燥。不道在這時，忽來了二個軍士，他們是奉着命令，來清除這裏的閒雜人等，老媽媽也在被清除之列，因此發生了爭執。

老媽

（焦燥地從亭裏走出來，走上隄去，望望對岸，見不到她所要等待的目的物，她又回下來，嘴裏發着什麼聲響。）  
 哼，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沒有，連船影兒也沒有！一隻！還說今天一早就會到！現在怕已過了辰時啦！六七年不看見，這會突然說要回來了，那自然使我這快老死的心花也開開啦，可是偏又說得那麼不準限兒，要我這老骨頭從大清早等到現在，左也沒有，右也沒有，這可不急死人麼！哼，他們官家幹事，也專門會打哈哈！（一面又走回茅亭裏去）

（正在這時從隄旁大路上走來二個軍士，雄糾糾氣昂昂，在亭子的四周環視了一次。）

侍衛甲（站在亭外）一個人也沒有，倒清閑。

侍衛乙 這渡口理應派一些兄弟看守，看守纔是，要是照現在這樣呀，人家打了過來，咱們一點也不知道！

侍衛甲 你知道什麼！現在咱們魯國是跟晉國結了盟啦，還怕什麼！再說，咱們還派了施夫人坐鎮在

那邊兒，有什麼風吹草動，還不會事前來通知咱們麼？

侍衛乙 你說的什麼施夫人？我可不知道。

侍衛甲 不知道？你真是活見鬼啦！咱們施孝叔大夫的夫人，到晉國去已經六年啦，聽說孩子已經生下了兩個啦，你怎麼會不知道？

侍衛乙 唔，怪不得我不知道啦，六年以前我還在種田呢，什麼施夫人不施夫人，我在田裏那會知道這些事呢！

侍衛甲 這倒難怪你。

侍衛乙 喂，老哥，我問你：這施夫人到晉國去幹嗎？

侍衛甲 她是去嫁給一位晉國的大夫的。

侍衛乙 你不是說她是什麼施大夫的夫人麼？

侍衛甲 她原是施大夫的夫人，可是現在卻變成了卻大夫的夫人啦。

侍衛乙 你說得明白點，好不好？

侍衛甲 她呀，她是咱們主上的堂妹妹，管大夫的親妹妹，原先是嫁給施孝叔施大夫的，後來給晉國的卻大夫看上了，卻大夫逼着主上，要把她改嫁給他，主公沒有辦法，只好答應啦！

侍衛乙 不是已經嫁給了施大夫嗎？主上怎麼會答應呢？

侍衛甲 不答應又怎麼辦？晉國是強國，咱們魯國是弱國，要是不答應的話，豈不自己要招禍受嗎？

侍衛乙 嫁了過去之後，咱們魯國得了點什麼好處沒有？

侍衛甲 爲什麼沒有！這六年來，都是太太平平的，一點事情也沒有發生，這不就是好處麼？

侍衛乙 噫，這倒是一點不假的，我來了五六年，就沒會打過一次仗。

侍衛甲 聽說這位夫人還着實能幹哩！

侍衛乙 怎麼？

侍衛甲 聽說自從施夫人嫁給了那邊的卻大夫以後，卻大夫原先是專想和魯國爲難的，可是從此

以後，他就一心偏着魯國啦，這不是施夫人的功勞麼？

侍衛乙 唔，有這樣的！照你這麼說，那位卻大夫，在晉國一定有相當勢力啦？

侍衛甲 這還用說的！晉國頂頂有勢力的，就是「三卻」，卻錡是老大，卻至是老二，我們這位卻大夫是叫卻擊，他是最小，可是勢力卻是他最大！

侍衛乙 可是我還得問老哥一句話：他爲什麼偏偏選中了我們這位施夫人？

侍衛甲 那還不是因爲她長得美，我是沒有看見過，聽看見過她的人說，那副美貌真正是難得看見的，可以說咱們魯國的女人誰都趕不上她，卻大夫就是因爲了她的美，所以非強迫要娶她不可！

侍衛乙 今天我們可以開開眼啦！



侍衛甲 可不是！

侍衛乙 這次回來，你知道是什麼道理嗎？

侍衛甲 我聽說了一點點，可不能告訴你！

侍衛乙 老哥，你還有什麼要瞞我的！我們不是整天在一塊兒麼？我就什麼都沒瞞過你，你這次卻

偏要向我賣關子，這可行麼？

侍衛甲 好吧，我就告訴你一點點，你碰到旁人，可別胡說八道！

侍衛乙 我不說就是。

侍衛甲 我聽說呀，這次事情有點不妙了！

侍衛乙 爲什麼？

侍衛甲 聽說那位郤大夫死啦！

侍衛乙 怎麼會死的？

侍衛甲 聽說是被他們的國君殺死的！

侍衛乙 啊，這……可不成啦！

侍衛甲 就是這話！郤大夫一死，咱們和晉國怕又得多起事情來啦！

侍衛乙 你知道爲什麼被殺麼？

侍衛甲 那還不是姊妹，爭權那些玩兒，這倒和咱們魯國沒有什麼關係的。

侍衛乙 可是施夫人爲甚麼要回來呢？

侍衛甲 那可不仔細。

侍衛乙 噫，我知道，一定是給他們趕回來的。

侍衛甲 別瞎猜，反正日後自然會知道。站得累了，咱們進亭去坐一忽吧。

（兩人走進亭去，突然發見了老媽媽坐在那裏邊。）

侍衛甲 可不得了！你這老婆子好大膽，偷聽我們說話！

老媽 我又沒會聽你們什麼。

侍衛乙 哼，還想賴！我問你，你來了多久了？

老媽 我大清早就來啦。

侍衛甲 你在這裏做什麼？

老媽 我在這裏等一個人。

侍衛乙 等誰？

老媽 那何必勞你們問得！

侍衛甲 你這老婆子倒狠！那末我問你：我們在這裏說話，你爲什麼不做一點聲，你不是故意躲着打

算偷聽我們說話？

老媽 我告訴你們兩位，剛纔我在打瞌睡啦。

侍衛甲 你倒狡好吧，我也不和你這老婆婆計較，你給我快離開這裏！

老媽 爲什麼？

侍衛甲 你不用問我給我離開這裏就是啦！

老媽 我告訴你們：我在等人呀！

侍衛甲 等人也不能在這裏等，這地方今天有公事，不能讓你在這裏！

老媽 這是官渡口，誰都可以來的，什麼公事不公事，你們辦公事辦到這渡口來不成！

侍衛乙 老婆婆，我看你不用強嘴啦，還是早點給我走開吧，免得對你不客氣！

老媽 我倒不相信你們怎樣對付我？我偏不走，你們把我拋到河裏去不成！

侍衛甲 你這老傢伙倒真有一手！我告訴你：我們不要拋你到河裏去，我們要你離開這裏（過去拉她，

她反抗）。

（正在這時，聲伯和三個侍衛上）

聲伯 怎麼這裏一個人沒有？

（亭裏兩侍衛聽見，趕快出來，行禮）

侍衛甲 我們來這裏好久啦。

聲伯 在亭裏幹嗎？（望一望亭裏，見了老媽媽）什麼？

侍衛乙 就是爲這老婆子，我們要她離開這裏，她偏不肯。

聲伯 她在幹嗎？

侍衛甲 她說也在等人。

聲伯 等誰？

侍衛甲 她不肯說出來。

聲伯 好吧，你去叫她出來，我來問她。

（侍衛甲入內，將老媽媽拉出亭來。）

聲伯 喂，老婆婆，你在等誰呀？

老媽 我等我的一個自己人。

聲伯 你的男人呢？你的兒子呢？

老媽 都不是。

聲伯 那末？

侍衛甲 快說，別再打哈哈啦！

老媽 (兇兇地) 誰打哈哈來! 我是等我的女兒。

聲伯 什麼? 你的女兒。你的女兒是誰?

老媽 我的女兒, 叫鳳玉。

聲伯 怎麼? 你就是鳳玉的媽?

老媽 噫。

聲伯 唔, 原來……你怎麼會知道她今天會來?

老媽 前天有人來告訴我的, 說今天一早就會到這裏的。

聲伯 怪不得, 怪不得, 原來你女兒也給你帶了信來。好吧, 你既是鳳玉的媽, 你就等在這裏吧。我告訴你, 我們也是來這裏等她們的。

老媽 (仔細認一認聲伯) 您也是等鳳玉?

聲伯 我可不是等你的女兒, 我是等一個和你女兒一塊兒回來的人。

老媽 那末, 你是等施夫人?

聲伯 (點頭) 噫。

老媽 哎, 您可就是施大夫?

聲伯 不是, 我是她的哥哥。

（這時施孝叔一人遠遠地走來，孝叔仍穿大夫公服，面目已較六年前清癯不少，且神態悽愴，兩眼直視，可見其心中之苦悶。等他走到茅亭附近，侍衛不能辨識，故阻其前進。）

侍衛甲 喂，你來這兒幹嗎？

（孝叔不理，仍向前進。）

侍衛乙 慢着！怎麼問你不說話呀？你究竟來這裏幹嗎？

孝叔（向兩侍衛瞪了一眼）我呀，你管我幹嗎？

侍衛甲 今天這裏有公事，請你離開這裏！

孝叔 你們不准我在這裏——哈哈！

（這時聲伯已聽出他的口音連忙出來。）

聲伯（過來認一認，果然不錯）呀，孝叔，原來是你！

孝叔（向聲伯一瞪眼）是我，又怎麼樣？難道不許我到這裏來麼？

聲伯 孝叔，你對我何必這樣！

孝叔 你可以在這裏等你們的和平天使，難道我就不能來等我的家眷嗎？

聲伯 原來你也得到姬妹的通知啦！

孝叔 誰是你的姬妹？你的姬妹不是早經給你送了人嗎？

聲伯 孝叔得了，六年前的事情何必再去提她！現在不就要回到這裏了麼？你要是再這麼存着意氣，將來連姬妹也覺着有些爲難了！

孝叔 你以爲阿姬不會恨你了麼？我怕她比我更恨你一些！

聲伯 也許如此吧！（痛苦地回憶着往事）不過，世無不解之仇，即使我當時果然對不起你們，可是時間已經過去了六七年，你們難道要永遠記住在心裏麼？

孝叔 哼，別說六七年，就是一輩子，我也忘不了你！

聲伯 好吧，我也不想求得你們的諒解。（旁白）即使記載着的事情，也並非就是真實，我聲伯心裏的這一點委屈算得甚麼！（對孝叔）孝叔，我問你：你今天來接她，預備怎麼辦？

孝叔 怎麼？你難道還打算把她送給旁人麼？

聲伯 （苦笑）是的，我打算把她另外送給一個人！

孝叔 （聲轉涵涵）誰？你給我說！

聲伯 我是打算把她送還給你。

孝叔 （透了一口氣）嘩，多謝多謝，承你的情！

聲伯 你們重圓了舊夢以後，難道還得恨我麼？

孝叔 阿姬怎麼想，我不知道，可是我——我是永遠會記住你的！

聲伯 隨你的便吧。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句：我是問心無愧！  
 孝叔 愧也好，不愧也好，我反正在六年以前就認識你啦！

（侍衛甲忽跑來報告）

侍衛甲 報告大夫，管大夫的船已經傍岸啦。

聲伯 好，我們出去看看。

（聲伯與侍衛走向隄去，施孝叔隨着同出。管大夫諸人已走上隄來。管大夫在前，孝姬隨着，後面是鳳玉，一手拉着小佳，一手拉着明兒。孝姬一見孝叔，即覺悲不自勝，孝叔過去拉住了孝姬的手，她哭了起來，孝叔也流下淚來，聲伯在旁看看這情景也覺難受。另一面老媽媽拉着鳳玉明兒談話。）

聲伯 （悲切地） 姬妹……

孝姬 大哥……

聲伯 姬妹，別這樣，你不是已經回來了麼？

孝姬 大哥，我真是……對不起你！

孝叔 （茫然） 阿姬，你說什麼？

孝姬 我說我對不起大哥！

孝叔 你有什麼對不起他？



孝姬 你難道忘記了六年以前的事情了麼？

孝叔 我怎麼會忘記！

孝姬 那末，你難道竟糊塗了六年嗎？

孝叔 什麼？

管脢 好了，六年前的事還提牠幹嗎？不論誰對不起誰，反正都已經成了陳跡，不用提了吧。

孝叔 不，我倒要弄個明白！阿姬說我糊塗，還說對他不起，這是怎麼說的？我纔不糊塗哩，那時的情景，到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誰是作惡的人，誰是把我們夫妻拆散的人，我還會忘記麼！我要恨他們，我要恨他們一輩子！

孝姬 孝叔，你以為誰是作惡的人，誰是拆散我們夫妻的人？

孝叔 第一個兇手當然是卻犖，可是他現在已獲得了應得的報應了！第二個是答應把你嫁給卻犖的人，這人我也知道，現在雖然還沒有得到他應得的報應，我以為這時間怕也近了！阿姬，你以為可不是麼？

孝姬 可是，孝叔，我怕你還不會真正知道究竟是誰的主意吧？

孝叔 你以為我不知道？

孝姬 我告訴你：那不是大哥，那是……

聲伯 (打斷) 姬妹，別去說牠了！——想不到你竟沒有把我當爲兇手！

孝叔 什麼不是他？(以手指聲伯)

孝姬 (搖頭) 噫，不是他。

孝叔 那麼是誰？

管肸 我說不用提那些過去的話啦！不論是誰的主意，你即使把他追究出來，又有什麼用呢！

孝叔 不，我是要弄個明白的，你們得告訴我！

聲伯 孝叔，我要你想得明白一點，這事情第一個的負責者雖然是卻犇，其實卻是楚國，其次的負責者自然是答應把姬妹送去的人，可是其實卻還不是整個弱小的魯國麼？是咱們魯國能有晉國一般的國力，看有誰肯答應他們這種無理的要求，所以歸結一句話，你即使把答應嫁姬妹的人追究出來，他也並不應該負責的，因爲這是國力對比的問題，是強弱兩國所常能發生的事件。現在卻犇死了，姬妹被送了回來，可以說魯國和晉國的關係，此後將有新的變化了。這變化顯然對魯國是不利的，因爲他們正和楚國結了同盟，也許他們這同盟正以犧牲魯國爲前題的，要果然如此，咱們魯國將達到一個大難。你現在不能專門斤斤於計較一點私仇啦，咱們應該合力來應付這個大難關！你明白麼？

孝姬 噫，大哥的話可真不錯，孝叔，你應該聽從大哥的話！

管脢 叔弟，姬妹的話很對，你得聽從大哥的話！

孝叔

……

孝姬 孝叔，怎麼不說話啦？你就聽大哥的話吧。我們不是都還年青麼？我現在不是重又回到你的身邊來了麼？（突然想起）鳳玉，你怎麼老不過來？明兒呢，你也過來！

明兒（站在遠處）媽，我就來啦。

（鳳玉明兒老媽媽一起走過來，小佳抱在老媽媽手裏。）

孝姬 明兒，你過來。（對聲伯）這是你大伯。（對孝叔）這是……（看看孝叔，可是孝叔一見明兒，非常厭惡似的，把頭撇了過去。）

聲伯（過來撫一撫明兒的頭）你就叫一聲爸爸吧！

明兒（奇異地望着聲伯，又看一看孝叔）爸去打老虎去啦，他不是爸！

孝叔（突然回過頭來，粗暴地）誰是你的爸！我那裏有你這小雜種！

明兒（天真地）媽，他說什麼小雜種？

孝姬 孝叔，你怎麼可以罵他？

孝叔（忿怒地）我罵這小雜種，你心痛吧？

（明兒畏縮地伏在孝姬身傍）

孝姬 想不到你竟罵起這兩個孩子來！你如果有心侮辱我，你就罵我得啦！孩子是我生的，什麼雜種不雜種，也虧你罵得出口！

管舛 叔弟，你不能這樣罵人，你難道不替姬妹想一想麼？

孝叔 我何曾罵阿姬，我是罵這兩個……

孝姬 他們兩個小孩子又沒曾得罪你，你爲什麼要罵他們？

孝叔 這……我恨這邵攀！

孝姬 但他們並不就是邵攀！

孝叔 難道不是邵攀的賊種麼？

孝姬 好，你既定意要和這兩個孩子作對，那就等於和我作對，想不到我六年來日夜盼望的人，量子

竟如此地狹……（傷心地哭起來）

聲伯 孝叔，我要你想得明白一點，你仍舊想不明白試問，這兩個孩子雖然不是你親生的孩子，可也

是從姬妹的肚子裏生下來的呀，你這樣恨他們，罵他們，姬妹聽着不是要難受的麼？再說，姬妹的

生這兩個孩子也並非出於本願，她是被迫纔去嫁給邵攀的，你倘能原諒她的這一點，那就不該

再恨這兩個孩子！即使他們的爸爸是壞人，但孩子並非就是他們的爸爸呀，這完全是兩件事情，

你明白嗎？

(這時小佳哭了，孝姬從老媽的手裏接過小佳來。)

孝姬 (含著淚) 老媽媽，您老盼著鳳玉，現在鳳玉可回來啦！

老媽 夫人我老了，我一直在惦記著鳳玉，我就怕見不着面啦，那知天公保佑，竟回來啦！夫人，你一向好吧？

孝姬 我好，您也仍舊那樣健朗。

老媽 謝謝夫人的金口。夫人這次可受了不少的委屈，現在好得又平平安安的回來啦，這不是天公的保佑麼！

孝姬 老媽媽，我打算把小佳和明兒暫時寄一寄你家裏，叫鳳玉陪着招呼招呼，您說可好？

老媽 好好，有什麼不好，只要夫人放心就成！

孝叔 這……不成！

孝姬 爲什麼？

孝叔 這不是咱們魯國的人，我不准他們留在這裏！

孝姬 那末你的意思？

聲伯 孝叔，你不能說那些話！

孝叔 誰要你来管！

聲伯 我不准你這樣說！

孝叔 不准我說哈哈（神經質地）我偏要說，不准他們留在這裏，不准他們留在這裏！

聲伯 （冷笑）哼，我怕你作不得這個主吧！

孝叔 我偏作這個主！

聲伯 可惜你既不是太后，也不是主上！

管肸 叔弟，你可不能再使姬妹難受啦！

孝叔 我可管不了這些，反正這是卻犛的孩子，我不准他們留在這裏！

老媽 施大夫，不是我來向你嚙嚙。這兩個孩子雖然不是你所生的，可究竟也是夫人的血肉，你現在

不要這兩個孩子留在這裏，夫人可捨得麼？您施大夫也得替夫人設想設想呀！

明兒 媽，他（指一指孝叔）不要我們在這裏，我們就回去！

孝姬 （一手撫着明兒的頭，一手抱着小佳）孝叔，我想不到，你的胸襟這麼狹！你既然不要這兩個孩子，好

吧，那就讓我帶這兩個孩子走吧。（作走狀）

孝叔 （阻止）不成，你不能走！

孝姬 怎麼你既要我不走，那要兩個孩子走到那裏去？

明兒 媽，我們回去尋爸！

聲伯 姬妹，他既定意要和這兩個孩子爲難，可見他已經不要你啦，你就和這兩個孩子住到我那裏去吧。

孝叔（瘋狂地）怎麼你究竟還想把阿姬去送人麼？你剛纔怎麼說來？你這無恥的騙子，看我和你拚命！（過去拉住聲伯打算動武，爲管肸拉開。）

管肸 好啦，叔弟，你爲甚麼這樣糊塗，大哥那裏會把姬妹去送人！

孝叔 他會，他會，上次不是也給他作主送人麼？

孝姬 唉，你這沒有心肝的笨蟲！六年的時間，你竟連這一點小事情，還不會弄明白！大哥是什麼人，你竟這樣平白誣賴他！你把我當作什麼人，可以隨便給人送東送西！

管肸 我的意思，叔弟既然不樂意這兩個孩子，不妨暫時把他們寄在鳳玉家裏，讓鳳玉來招呼一些時候，過幾時再商量辦法。叔弟，你說可好？

孝叔（面上毫無表情地走到孝姬面前）你把他們交給我，我把他們領到一個地方去！

孝姬 你要把他們……？

（孝叔半搶半騙地把小佳接到手裏，另一隻手拖住了明兒，明兒哭，小佳也哭，但他不管這些，飛步向隄上奔去。孝姬起初不明白孝叔的用意，但等他把孩子向隄上拉去的時候，她纔發起急來。）

孝姬（狂呼）怎麼？你把他們拉到那裏去？（一面追去。）

（這裏聲伯、管彤、鳳玉、老媽媽和侍衛等大家追上前去。可是孝叔走得非常快，他們還沒有來得及追到，只見他把明兒從腿上用力往下一推，接着把小佳向腿下遠遠擲去，只聽見撲通撲通兩聲，兩個孩子已被他送進了河裏去！這裏諸人統統追下腿去。孝叔一人反而走了轉來。）

孝叔

（神經質地）哈哈，現在我究竟報了仇啦！我親手把你們殺死啦！哈哈！

（鳳玉老媽媽扶着已經暈過去的孝姬上來，老媽媽和鳳玉的面上都流着淚。後面跟着大批的人，大家都默默地走回來，誰也不說一句話。）

（經過相當長的一個沉默時間，聲伯突然走過去拉住了孝叔。）

聲伯

（聲色俱厲）你瘋了麼？你這個殺人的兇手！

（孝姬漸漸蘇醒轉來，她看見孝叔在她的面前，突然站起來撲過去。）

孝姬

你這殺人犯！你這卑劣無恥的兇手！

（一陣紛擾，纔被大家勸開。）

孝叔

我不是也替你報了仇嗎？

孝姬

你是殺了我，還說替我報仇！你這毒蟲！你聽着：當初你既沒有本事來保護我，讓我給人家奪了

去，現在你又妬嫉着這兩個孤兒，把他們殺死！你還像一個男子漢麼？你還想我來跟從你麼？你是天下最無恥的兇手，你是天下最惡毒的野獸！你殺了我的兩個孩子，不就等於喝了我的血去嗎？



還說替我報仇！我的仇人不是別人，就是你這兇手！

管肸 妹妹，死的已經死啦，何必再去理這個混蛋！你把他交給我，看他逃得過國法的制裁！

聲伯 妹妹，傷心也沒用啦，看大哥給你報仇（向四周侍衛）來，把這兇手抓起來！

（孝叔毫無抗拒被綁起來）

孝叔 好吧，讓我去抵這兩個小雜種的命！

孝姬（帶哭聲）大哥，二哥，我現在就把這兇手交給你們，你們要是能想到一點同胞的情感，你們一定得替我報這個仇的！

聲伯 妹妹，你放心，國法所在，我決不寬恕他！可是你……

孝姬 我會選擇要去的地方的！

管肸 妹妹，你跟我去吧。

孝姬 不，我不去！

聲伯 妹妹，還是住到我家裏去吧。

老媽 夫人，您也不必傷心啦，人已經不在了，還是暫時到老奴家裏去住一時，讓鳳玉陪陪您吧。

鳳玉（哭得非常傷心）夫人，真想不到……

孝姬（似乎不理會大家的說話，眼睛望着隱的那面）我的苦命的孩子，媽在晉國用自己性命把你們救

了出來，原想好好扶養你們長大，做出一番事業出來，想不到你們逃出了晉國，仍舊活不了命，仍舊給人活活地殺死啦！（哭不成聲）要早知這樣，又何必讓你們多受這半個月的苦！我的苦命的孩子，你們會怨恨你們的媽吧，是的，你們是該怨恨我的，是媽把你們送進了虎狼的嘴裏——不，這那裏算得是虎是狼，欺侮這麼兩個可憐的孤兒，這不過是一條最無恥最下賤的軟骨蟲吧！我恨死這下賤的東西，我已經把他交給你媽媽的大哥啦，國法是決不會饒恕這殺人犯的，你們放心！可惜你媽不能親眼看看這兇犯的下場，媽已經等不及啦！

鳳玉 夫人，您打算到……

孝姬 我什麼地方也不去！

鳳玉 那末，夫人您……

聲伯 妹妹，別這麼固執，你就到鳳玉家去住一會吧。

孝姬 不，我不去！

聲伯 那末就住到我那裏去。

孝姬 （突然轉變）好，我就住到你那裏去。

聲伯 那我們就走吧。

孝姬 好的。可是請你們等一步，讓我再到隄上去望一望。

聲伯（想去阻止）那又何必！

（孝姬並不理會，慢慢向隄上走去，這裏諸人望着她走去，誰知她走到隄上，突然回過臉來向大家。）

孝姬（淚容滿面，十分決心地）大哥二哥，請你千萬不能徇情寬縱這兇手，你們得替我報仇的哥，我去  
了……

（突然回轉身，縱身向隄下跳去，只聽見撲通一聲。諸人連忙追上去，但已無及。）

鳳玉 哎喲，夫人……（大哭，暈倒）

——幕——

（全劇終）



## 跋

我繼續寫了「李太白」和「沉箱記」現在第三部「春秋怨」也算脫稿了。這三部劇本的故事都採自歷史上邊，前兩部的故事是衆所周知的事情，而這部「春秋怨」的故事卻比較偏僻一點。「春秋怨」的故事出在「左傳」上邊，現在我把原文抄錄下來：

「傳十一年（按即成公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欒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媼，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子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欒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烏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按字，愛也）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從這一段極簡單的記載裏，可以看出一個強國對一個弱國的姿態。郤欒以自己國力爲後盾，竟橫行不法，奪人之婦，而弱小的魯國，不敢反抗，只好答允。施氏婦雖心所不願，可是聲伯用大帽子來壓

她說：「我不能因了這一點事情而死亡！」這「我」豈止是指他一己，簡直還是代表着整個弱小的魯國婦人無奈，只好被迫改嫁。等到在晉國六年，生下了兩個孩子，不意那卻犖竟因爭權被晉國厲公所殺，於是婦人被遣送回來。這時其本夫施孝叔在渡口接她，及見伊帶着兩個孩子回來，嫉妬之心無法抑壓，故出以強暴手段，將二子沉溺河中。這時婦人既恨前次被迫而改嫁，現在又目親兩個愛子的被殺，於是她的生之意念完全被剝奪，除了一死以外，實在沒有第二條路好走了。

這是一件最動人的悲劇題材，要是處理得好，無疑可以賺取無數讀者和觀衆的眼淚。可惜我沒有這大才力，於是只好寫成現在的這個樣子。

這劇裏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書上有的名字，但主角孝姬這名字，因無可考，卻出自杜撰。至於彼此的關係，都是根據記載，當無大謬。即「三郤」被殺，亦見於成公十七年的記載上。

朋友們對這故事似乎都很感興趣，錫金魯思和列車諸友給我提供了不少寶貴的意見，我是非常感激他們的。

另境記於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上海

